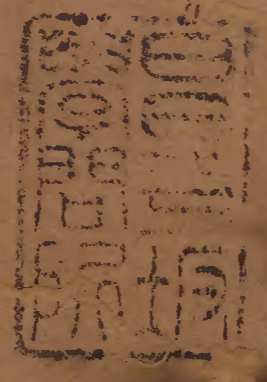


太平廣記

二百三十一之四十

器玩 酒友 奢侈 詭譎 言倭



庫文閣内		
五	三	漢
函	二	書
一	九	類
〇	二	
架	冊	號

庫文閣内		
三	三	漢
〇	二	書
九	二	類
函	九	
七	二	
架	冊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229
冊數	52	(26)
函號	309	115



太平御覽記卷第二百三十一

器玩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華文庫

張華

晉惠帝

許遜

陶真白

張祖宅

唐儀

唐中宗

宋青春

武勝之

李守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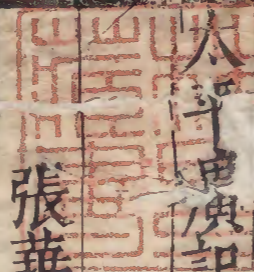
陳仲躬

曹王臯

漁人

張華

晉張華生挺聰慧好觀奇異圖緯之學捃拾天下遺逸自書契之始考驗神怪及世間里閭所說撰博物志四百卷奏武帝帝曰卿才十倍萬代博識無倫記事採言多所浮妄宜刪翦無據以見成文昔仲尼刪詩書及鬼神幽昧之事不言怪力亂神今



見卿此志驚所未聞異所未見將繁于耳目也可更芟截浮疑
分爲十卷卽于御前賜青鐵硯此鐵是于闐國所獻鑄爲硯又
賜麟角管此遼西國所獻也側理紙萬番南越所獻也漢言陟
釐陟釐與側理相亂南人以海苔爲紙其理縱橫斜側因爲名
焉出王子
午拾遺

晉惠帝

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燒漢高祖斬白蛇劍孔子履咸見此
劍穿屋飛去莫知所向出異苑

許遜

西晉末有旌陽縣令許遜者得道于豫章西山江中有蛟虺爲
患旌陽沒水拔劍斬之後不知所在頃漁人網得一石甚鳴擊
之聲聞數十里唐朝趙王爲洪州刺史破之得劍一雙視其銘

一有許旌陽字一有萬仞字一有萬仞師出焉出朝野
僉載

陶貞白

梁陶貞白所著太清經一名劍經凡學道術者皆須有好劍鏡
隨身又說于將莫邪劍皆以銅鑄非鐵也出尚書
故實

又貞白隱居貝都山中嘗畜二刀一名善勝一名寶勝往往飛
去人望之如二條青蛇本傳具載出芝
田錄

張祖宅

唐乾封年中有人于鎮州東野外見二白兔捕之忽卻入地絕
跡不見乃于入處掘之纔三尺許獲銅劍一雙古制殊妙于時
長吏張祖宅以聞出朝野
僉載

唐儀

唐上元年中令九品已上佩刀礪等袋彩帨爲魚形結帛作之

取魚之象強之兆也至天后朝乃絕景雲之後又復前飾出朝野僉載

唐中宗

唐中宗令揚州造方丈鏡鑄銅為柱樹金花銀葉帝每常騎馬自照人馬並在鏡中出朝野僉載

宋青春

唐開元中河西騎將宋青春驍果暴戾為眾所推西戎嘗歲犯邊境青春每臨陣必獨運劍大揮執馘而前未嘗中鋒鏑西戎憚之一軍咸賴焉後吐蕃大北獲生口數千里帥令譯問衣大虫皮者爾何不能害之答曰但見青龍突陣而來兵刃所及若叩銅鐵以為神助將軍也青春乃知劍之靈青春死後劍為瓜州刺史季廣琛所得或風雨後迸光出室環燭方丈哥舒翰鎮

西涼知之求易以他寶廣琛不與因贈之詩曰刻舟尋已化彈

鉸未酌恩出西陽雜俎

武勝之

唐開元末太原武勝之為宣州司士知靜江事忽于灘中見雷公踐微雲逐小黃蛇盤繞灘上靜江夫戲投以石中蛇鏗然作金聲雷公乃飛去使人往視得一銅劍上有篆許旌陽斬蛟第

三劍云出廣異記

李守恭

唐天寶三載五月十五日揚州進水心鏡一面縱橫九寸青瑩耀日背有盤龍長三尺四寸五分勢如生動玄宗覽而異之進鏡官揚州叅軍李守恭曰鑄鏡時有一老人自稱姓龍名護鬚髮皓白眉如絲垂下至肩衣白衫有小童相隨年十歲衣黑衣

龍護呼爲玄冥以五月朔忽來神采有異人莫之識謂鏡匠呂暉曰老人家住近聞少年鑄鏡暫來寓目老人解造真龍欲爲少年制之頗將愜于帝意遂令玄冥入鑪所尙閉戶牖不令人到經三日三夜門左洞開呂暉等二十人于院內搜覓失龍護及玄冥所在鏡爐前獲素書一紙文字小隸云鏡龍長三尺四寸五分法三才象四氣稟五行也縱橫九寸類九州分野鏡鼻如明月珠焉開元皇帝聖通神靈吾遂降祉斯鏡可以辟邪鑿萬物秦始皇之鏡無以加焉歌曰盤龍盤龍隱于鏡中分野有象變化無窮興雲吐霧行雨生風上清仙子來獻聖聰呂暉等遂移鏡爐置船中以五月五日午時乃于揚子江鑄之未鑄前天地清謐興造之際左右江水忽高三十餘尺如雪山浮江又聞龍吟如笙簧之聲達于數十里稽諸古老自鑄鏡以來未有

如斯之異也帝詔有司別掌此鏡至天寶七載秦中大旱自三月不雨至六月帝親幸龍堂祈之不應問昊天觀道士葉法善曰朕敬事神靈以安百姓今亢陽如此朕甚憂之親臨祈禱不雨何也卿見真龍否乎對曰臣亦曾見真龍臣聞畫龍四肢骨節一處得似真龍卽便有感應用以祈禱則雨立降所以未靈驗者或不類真龍耳帝卽詔中使孫知古引法善于內庫徧視之忽見此鏡遂還奏曰此鏡龍真龍也帝幸凝陰殿并召法善祈鏡龍頃刻間見殿棟有白氣兩道下近鏡龍龍鼻亦有白氣上近梁棟須臾充滿殿庭徧散城內甘雨大澍凡七日而止秦中大熟帝詔集賢待詔吳道子圖寫鏡龍以賜法善

出異聞錄

陳仲躬

唐天寶中有陳仲躬家居金陵多金帛仲躬好學修詞未成携

數千金于洛陽清化里假居一宅其井甚大常溺人仲躬亦知之以靡有家室無所懼仲躬常習學不出月餘日有隣家取水女可十數歲怪每日來于井上則逾時不去忽墜井而死井水深經宿方索得尸仲躬異之間日窺於井上忽見水中一女子其形狀少麗依時樣粧飾以目仲躬凝睇之際以紅袂半掩其面微笑妖冶之姿出于世表仲躬神魂恍惚若不支持乃嘆曰斯爲溺人之由也遂不顧而退後數月炎旱此井水不減忽一日水竭清旦有人叩門云敬元穎請謁仲躬命入乃井中所見者衣緋綠之衣其裝飾鉛粉悉皆製耳仲躬與坐訊曰卿何以殺大元穎曰妾非殺人者此井有毒龍自漢朝絳侯居于茲遂穿此井洛城內有五毒龍斯其一也緣與太一左右侍龍相得每爲蒙蔽天命追徵多托故不赴集好食人血自漢以來殺三

千七百人矣而水不耗涸某乃國初方墜于井遂爲龍所驅食爲妖惑以誘人用供龍所食甚于辛苦情所非願昨爲太一使者交替天下龍神盡須集駕昨夜子時已朝太一矣兼爲河南早勘責三數日方回今井內已無水君子誠能命匠淘之則獲脫斯難矣若然願終君子一生奉養世間之事無不致言訖便失所在仲躬當時卽命匠命一親信與匠同入井囑曰但見異物卽收至底無別物唯獲古銅鏡一枚濶七寸七分仲躬令洗淨貯匣內焚香以奉之斯所謂敬元穎也一更後元穎忽自門而入直造燭前設拜謂仲躬曰謝生成之恩照濁泥之下某昔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之第七者也其鑄時皆以日月爲大小之差元穎則七月七日午時鑄者也貞觀中爲許敬宗婢蘭若所墮以此井水深兼毒龍氣所苦人入者悶絕故不可取遂爲毒

龍所役幸遇君子正直者乃獲重見人間耳然明晨內望君子
移出此宅仲躬曰某已用錢僦居今移出何以取措足之所元
穎曰但請君子飾裝一無憂也將辭去仲躬復留之問曰汝安
得有紅綠脂粉狀乎對曰某變化無常非可具述言訖即無所
見明旦忽有牙人叩戶兼領宅主來謂仲躬便請移居并夫役
並足未到齋時前至立德坊一宅中其大小價數一如清化者
其牙人云價直契本一無遺缺並交割訖後三日其清化宅并
無故自崩兼延及堂隅東廂一時陷地仲躬後文戰累勝為大
官有所要事未嘗不如移宅之効也其鏡背有三十八字皆科
斗書以今文推而寫之曰維晉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峇於首
陽山前白龍潭鑄成此鏡千年在世于背上環書一字管天文
列宿依方列之則左有日而右有月龜龍虎雀並如其位于鼻

四旁題云夷則之鏡

出博異志

曹王臯

唐嗣曹王臯有巧思精于器用為邢州節度使有羈旅士人懷
二羯鼓棊欲求通謁先啓于賓府賓府觀者咸訝議曰豈足尚
耶對曰但啓之尚書當解矣及見臯捧而歎曰不意今日獲逢
至寶指其鋼勻之狀賓佐唯唯或腹非之臯曰諸公心未信乎
命取食拌自選其極平正者令置棊于拌心以油注棊中棊滿
而油無涓滴滲漏臯曰此必開元天寶中供御棊不然無以至
此問其所自士人曰某先人在黔中得于高力士之家衆方深
伏賓府又潛問士人宜償幾何士人曰不過三萬及遺金帛器
皿其直果稱是焉

出獨鼓錄

漁人

蘇州太湖入松江口唐貞元中有漁人載小網數船共十餘人下網取魚一無所獲網中得物乃是鏡而不甚大漁者忿其無魚棄鏡于水移船下網又得此鏡漁人異之遂取其鏡視之纔七八寸照形悉見其筋骨臟腑潰然可惡其人悶絕而倒眾人驚其取鏡鑒形者即皆倒嘔吐狼籍其餘一人不敢取照即以鏡投之水中良久扶持倒吐者既醒遂相與歸家以為妖怪明日方理網罟則所得魚多于常昔數倍其人先有疾者自此皆愈詢于故老此鏡在江湖每數百年一出人亦常見但不如何精靈之所恃也

出原化記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三十一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三十二

器玩四

明長洲許昌玄祐甫校

符載

破山劍

揚州貢

鄭雲逵

張存

百合花

浙右漁人

元禎

李德裕

甘露僧

令狐綯

周邨

貞陽觀

溲湖漁者

文谷

裴岳

苟諷

紅沫

鐵頭

虔州刺史

符載

唐符載文學武藝雙絕常畜一劍神光照夜為書客游至淮浙遇巨商舟艦遭蛟作梗不克前進擲劍一揮血灑如雨舟舸安

大而廣言 卷三十三
流而逝後遇寒食于人家裏秬粽麤如桶食刀不可用以此劍
斷之訖其劍無光若頑鐵無所用矣古人云千鈞之弩不爲鼯
鼠發機其此劍之謂乎 出芝田錄

破山劍

近世有士人耕地得劍磨洗詣市有胡人求買初還一千累上
至百貫士人不可胡隨至其家愛玩不捨遂至百萬已尅明日
持直取劍會夜佳月士人與其妻持劍共視笑云此亦何堪至
是貴價庭中有搗帛石以劍指之石卽中斷及明胡載錢至取
劍視之嘆曰劍光已盡何得如此不復買士人詰之胡曰此是
破山劍唯可一用吾欲持之以破寶山今光銛頓盡疑有所觸
士人夫妻悔恨向胡說其事胡以十千買之而去 出廣異記

揚州貢

揚州舊貢江心鏡五月五日揚子江所鑄也或言無百煉者六
七十煉則止易破難成往往有鳴者 出國史補

鄭雲達

唐鄭雲達少時得一劍鱗缺星罍有時而吼常莊居橫膝玩之
忽有一人從庭樹窅然而下紫衣朱幘被髮露劍而立黑氣周
身狀如重霧鄭素有膽氣佯若不見其人因言我上界人知公
有異劍願借一觀鄭謂曰此凡鐵耳君居上界豈藉此乎其人
求之不已鄭伺便良久疾斫之不中刺墜黑氣著地數日方散

出西陽雜俎

張存

唐段成式其友人溫介云大曆中高郵百姓張存以踏藕爲業
嘗于陂中見早藕稍大如臂遂盡力掘之深二丈大至合抱以

不可窮乃斷之中得一劍長二尺色青無刃存不之寶邑人有知者以十束薪獲焉其藕無絲出西陽雜俎

百合花

唐元和末海陵夏候一庭前生百合花大如常數倍異之因發其下得臂匣十三重各匣一鏡至第七者光不蝕照日光環一丈其餘規銅而已出西陽雜俎

浙右漁人

唐李德裕長慶中廉問浙右會有漁人于秦淮垂機網下深處忽覺力重異于常時及歛就水次卒不獲一鱗但得古銅鏡可尺餘光浮于波際漁人取視之歷歷盡見五臟六腑血縈脉動竦駭氣魄因腕戰而墜漁人偶話于旁舍遂聞之于德裕盡周歲萬計窮索水底終不復得出松窗錄

元禎

唐丞相元禎之鎮江夏也常秋夕登黃鶴樓遙望其江之湄有光若殘星焉遂令親信一人往視之其人掉小舟直詣光所乃釣船中也詢彼漁者云適獲一鯉光則無之其人乃携鯉而來既登樓公命庖人剖之腹中得鏡二如錢大而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雖小而鱗鬣爪角悉具精巧且澤常有光耀公寶之置卧内巾箱之中及相國薨鏡亦亡去出三水小牘

李德裕

唐太尉衛公李德裕常有老叟詣門引五六輩昇巨桑木請謁焉閣者不能拒之德裕異而出見叟曰此木某家寶之三世矣某今年耄感公之仁德且好奇異是以獻耳木中有奇寶若能者斷之必有所得洛邑有匠計其年齒已老或身已沒子孫亦

當得其旨設非洛匠無能有斷之者公如其言訪于洛下匠已
殂矣子隨使而至視良久曰可徐而斷之因解爲二琵琶槽
自然有白鴿羽翼觜足巨細畢備匠料之微失厚薄不中一鴿
少其翼公以形全者進之自留其一今猶在民間水部員外盧
延讓見太尉之孫道其事出廣異記

甘露僧

唐潤州甘露寺僧某者道行孤高名重江左李衛公德裕廉問
日常與之游及罷任以方竹杖一枝留贈焉方竹出大宛國堅
實而正方節眼鬚牙四面對出寔衛公之所寶也及再鎮浙右
其僧尚在公問曰前所奉竹杖無恙否僧對曰已規圓而漆之
矣公嗟惋彌日出桂苑叢談

令狐綯

唐丞相令狐綯因話奇異之物自出鐵筩徑不及寸長四寸內
取小卷書于日中視之乃九經並足其紙卽蠟蒲團其文勻小
首尾相似其精妙難以言述又傾其中復展看輕絹一匹度之
四丈無少秤之纔及半兩視之似非人世所返報太守懼追
叟欲加刑叟曰乞使君不草草某知書褚輩只須此筆乞先見
相公書跡然後創製太守示之叟笑曰若如此不消使君破三
十錢者且更寄五十管如不稱甘鼎鑊之罪仍乞械繫俟使回
期太守怒稍解且述叟事云觀相公神翰宜此等筆相府得之
試染翰甚佳復書云筆大可意宜優賜匠人也太守喜以束帛
贈叟而遣之出芝田錄

周邯

唐周邯自蜀沿流嘗市得一奴名曰水精善于採水乃崑崙白

水之屬也。卽疑瞿塘之深，命水精探之。移時方出，云其下有關，不可越渡，但得金珠而已。每遇深水潭洞，皆命奴探之，多得寶物。聞汴州八角井，多有龍神，時有異手出于井面，欲使水精探之，而猶豫未果。其友邵澤有利劍，常自神之，解劍授奴，遣之入井。卽與澤于外，以俟之。悄然經久，忽見水精高躍出，井未及投岸，有大金手拏之，復入劍與奴。自此並失，卽悲其水精澤恨其寶劍終莫窮其事。他日有人謂卽曰：此井乃龍神所處，水府靈司，豈得輒犯可祭而謝之。卽乃祭謝而去。出原化記

真陽觀

新浙縣有真陽觀者，卽許真君弟子曾真人得道之所。其常住有莊田，頗爲邑民侵據。唐僖宗朝，南平王鍾傳據江西八州之地，時觀內因修元齋，忽有一香爐自天而下，其爐高三尺，下有

一盤盤內出蓮花一枝，花有十二葉，葉間隱出一物，卽十二屬也。爐鼎上有一仙人戴遠遊之冠，着雲霞之衣，相儀端妙。左手搯頤，右手垂膝，坐一小磐石。石上有花竹流水松檜之狀，雕刻奇怪，非人工所及也。其初降時，凡有邑民侵據本觀莊田，卽蜚于田所，放大光明。邑民驚懼，卽以其田還觀，莫敢逗留。南平王聞其靈異，遣使取爐至江西，供養。忽一夕失爐，尋之却至舊見道俗目之爲瑞爐。故丞相樂安公孫偓南遷，路經此觀，留題末句云：好是步虛明月夜，瑞爐蜚下醮壇前。其瑞爐比如金色，輕重不定，尋常舉之只可及六七斤。曾有一盜者竊之，雖數人亦不能舉。至今猶在本觀而不能復蜚矣。出玉堂閒話

睥湖漁者

徐宿之界有睥湖，周數百里。兩州之莞蒯荏葦，迨芰荷之類，賴

太平廣記 卷三百三十三
以資之唐天祐中有漁者于網中獲鐵鏡亦不甚溼光猶可二
面闊五六寸携以歸家忽有一僧及門謂漁者曰君有異物可
相示乎答曰無之僧曰聞君獲鐵鏡卽其物也遂出之僧曰君
但却將往所得之處照之看有何觀如其言而往照見湖中無
數甲兵漁者大駭復沉于水僧亦失之耆老相傳湖本睥州淪
陷所致圖籍亦無載焉

文谷

偽蜀詞人文谷好古之士也嘗詣中書舍人劉光祚喜曰今日
方與二客爲約看予桃核盃文方欲問其由客至乃青城山道
士劉雲次乃昇宮客沈默也劉謂之曰文員外亦奇士因令取
桃核盃出視之盃闊尺餘紋彩燦然真蟠桃之實也劉云予少
年時常遊華岳逢一道士以此核取瀑泉盥漱予觀之驚駭道

士笑曰爾意欲之耶卽以半片見授予寶之有年矣道士劉雲
出一白石圓如雞子其上有文彩隱出如畫乃是二童子持節
引仙人眉目毛髮冠履衣帔纖悉皆具云于麻姑洞石穴中得
之沈默亦出一石闊一寸餘長二寸五分上隱出盤龍鱗角爪
鬣無不周備云于巫峽山中得之文谷一日盡觀此奇物幸矣
出野人
閒話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三十三

酒 酒量嗜酒附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千日酒

擒奸酒

若下酒

崑崙觴

碧筩酒

九醞酒

消腸酒

青田酒

粘雨酒

酒名

南方酒

李景讓

夏侯攷

孫會宗

陸衰

酒量

山濤

周顛

裴弘恭

王源中

嗜酒

徐邈

劉伶

酒臭

千日酒

昔有人名玄石從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千日酒忘語其節至家醉臥不醒數日家人不知以為死也具棺殮葬之酒家至千日乃憶玄石前來沽酒醉當醒矣遂往索玄石家而問之云石亡已三年今服闋矣於是與家人至玄石墓掘冢開視玄始醒起于棺中

出博物志

擒奸酒

河東人劉白墮者善于釀酒六月中時暑赫劉以罌貯酒曝于日中經一旬酒味不動飲之香美醉而不易醒京師朝貴出郡者遠相餉餽踰于千里以其可至遠號曰鶴觴亦名騎驢酒永熙中青州刺史毛鴻賓帶酒之任路中夜逢劫盜盜飲之皆醉遂備擒獲因此復名擒奸酒游俠語曰不畏張弓拔刀唯畏白

墮春醪

出伽藍記

若下酒

輿地志村人取若下水以釀酒醇美俗稱若下酒張協士所云荆州烏程豫北竹葉卽此是也

出十道記

崑崙觴

魏賈珣家累千金博學善著作有蒼頭善別水常令乘小舟于黃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一日不過七八升經宿器中色如絳以釀酒名崑崙觴酒之芳味世間所絕曾以三十斛上魏莊帝

出酉陽雜俎

碧筒酒

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愨三伏之際每率賓僚避暑于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三升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屈徑

上輪菌如象鼻傳吸之名為碧筩歷下效之言酒味雜蓮氣香
冷勝於冰出酉陽雜俎

九醞酒

張華既貴有少時知識來候之華與共飲九醞酒為酣暢其夜
醉眠華常飲此酒醉眠後輒勅左右轉側至覺是夕忘勅之左
右依常時為張公轉側其友人無人為之至明友人猶不起華
咄云此必死矣使視之酒果穿腸流牀下滂沱出世說

消腸酒

張華為醇酒煮三薇以漬麴蘖蘖出西羌麴出北胡胡中有指
星麥四月火星出穫麥而食之蘖用水漬三夕而麥生萌芽以
平旦時鷄鳴而用之俗人呼為鷄鳴麥以釀酒清美鬯悅久含
令人齒動若大醉不搖蕩使人肝腸爛當時謂之消腸酒或云

醇酒可為長宵之樂二說聲同而事異焉

出王子年拾遺

青田酒

烏孫國有青田核莫知其樹與實而核大如五六升瓠空之盛
水俄而成酒劉章曾得二枚集賓設之可供二十人一枚方盡
一枚所盛復中飲矣唯不可久置久則味苦難飲因名其核曰

青田壺酒曰青田酒

出古今注

黏雨酒

石虎于大武殿前起樓高四十丈結珠為簾垂五色玉珮上有
銅龍腹空盛數百斛酒使胡人于樓上嘔酒風至望之如雲霧
名曰黏雨臺使以酒塵出拾遺錄

酒名

酒名郢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

南之燒春河東之乾和蒲桃嶺南之靈溪博羅宜城之九醞潯陽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蝦蟆陵之郎官清河漢之三勒漿其法出波斯三勒者謂菴摩勒毘黎勒訶黎勒出國史補

南方酒

新州多美酒南方酒不用麴蘖杵米為粉以眾草葉胡蔓草汁南人呼野葛為胡蔓草大如卵置蓬蒿中蔭蔽經月而成用此合糯為酒故劇飲之後既腥猶頭熱泔泔有毒草故也南方飲既燒即實酒滿甕泥其上以火燒方熟不然不中飲既燒即揭甕趨虛泥固猶存沽者無能知美惡就泥上鑽小穴可容筯以細筯挿穴中沽者就吮筯上以嘗酒味俗謂之滴淋無賴小民空手入市徧就酒家滴淋皆言不中取醉而返南人有女數歲即大釀酒既漉候冬陂池水竭時實酒罨密固其上瘞于陂中至春漲

水滿不復發矣候女將戒因決陂水取供賀客南人謂之女酒味絕美居常不可致也出投荒雜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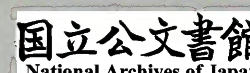
李景讓

大中年丞郎宴席蔣伸在座忽斟一盃言曰席上有孝于家忠于國及名重于時者飲此爵眾皆肅然無敢舉者獨李公景讓起引此爵蔣曰此宜其然出盧氏雜說

夏侯孜

崔郢為京尹日三司使在永達亭子宴丞郎崔乘酒突飲眾人皆延之時譙公夏侯孜為戶部使問曰尹曾任給舍否崔曰無譙公曰若不曾歷給舍京兆尹不合衝丞郎宴命酒糺來命下籌且喫罰爵取三大器物引滿飲之良久方起出盧氏雜說

孫會宗



唐孫會宗僕射卽渥相大王父也宅中集內外親表開宴有一甥姪爲朝官後至及中門見緋衣官人衣襟前皆是酒漉咄咄而出不相識頃卽席說于主人訝無此官沉思之乃是行酒時階上酹酒草草傾潑也自此每酹酒止側身恭跪一酹而已自孫氏始今人三酹非也出北夢瑣言

陸衰

陸相衰出典夷陵時有士子修謁相國與之從容因命酒酌勸此子辭曰天性不飲酒相曰誠如所言已校五分矣蓋平生悔吝有十分不爲酒困自然減半也出北夢瑣言

酒量

山濤

山濤字巨源飲酒量至八斗武帝欲試之使人私默以記之至

量而醉出晉書

周顛

周顛字伯仁飲酒至量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恨無對偶有舊對北來顛遇之爲忻然乃置酒二石共飲各大醉及醒顛使人視客已腐脇而死矣出晉書

裴弘泰

唐裴均之鎮襄州裴弘泰爲鄭滑館驛巡官充聘于漢南遇大宴爲賓司所漏及設會均令走屈鄭滑裴巡官弘泰奔至均不悅責曰君何來之後大涉不敬酌後至酒已投糺籌弘泰謝曰都不見客司報宴非敢慢也叔父捨罪請在座銀器盡斟酒滿之器隨飲以賜弘泰可乎合座壯之均亦壯焉弘泰次第揭座上小爵以至觥船凡飲皆竭隨飲訖卽寘于懷須臾盈滿筵中

有銀海受一斗已上其內酒亦滿弘泰以手捧而飲飲訖目吏人將海覆地以足踏之捲抱而出即索馬歸驛均以弘泰納飲器稍多色不懌午後宴散均又思弘泰之飲必為酒過度所傷憂之迨暮令人視飲後所為使者見弘泰戴紗帽于漢陰驛廳箕踞而坐召匠秤得器物計二百餘兩均不覺大笑明日再飲回車日贈遺甚厚

出乾
驥子

王源中

王源中文宗時為翰林承旨暇日與諸昆季蹴鞠于太平里第毬子擊起誤中源中之額薄有所損俄有急召比至上訝之源中具以上聞上曰卿大雍睦命賜酒二盤每盤貯十金碗每碗各容一升許宣令并碗賜之源中飲之無餘畧無醉容

出樵
言

嗜酒

徐邈

魏徐邈字景山為尚書郎時禁酒邈私飲沉醉從事趙達問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太祖太祖甚怒鮮于輔曰醉人謂清酒為聖人濁酒為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乃得免罪

出異
苑

劉伶

劉伶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其遺形如此渴甚求酒于妻妻藏酒棄器諫曰非養生之道宜斷之伶曰善當祝鬼神自誓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言必不可聽於是飲酒御肉塊然復醉

出晉
書

酒臭

義寧初一縣丞衣纓之胄年少時甚有丰采涉獵書史兼有文

太平廣記 卷二百三十三
性其後沉酒于酒老而彌篤日飲數升畧無醒時得病將終酒
臭聞于數里遠近驚愕不知所由如此一旬此人遂卒故釋典
戒酒令人昏痴今臨亡酒臭彰其入惡道耳出五行記

太平廣記第二百三十三卷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三十四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吳饌

御厨

五侯鯖

劉孝儀

鮠議

鮠表

熱洛河

名食

敗障泥

尚食令

大餅

能食

范汪

宋明帝

苻堅三將

非食

茅容

陸機

羊曼

吳饌

吳郡獻海鯢乾鱠四瓶瓶容一斗浸一斗可得徑尺數盤并狀

奏作乾鱠法帝示群臣云昔術人介象于殿庭釣得海魚此幻
化耳亦何足爲異今日之鱠乃是真海魚所作來自數千里亦
是一時奇味虞世基對曰術人之魚旣幻其鱠固亦不真出數
盤以賜達官作乾鱠之法當五六月盛熱之日于海取得鮓魚
大者長四五尺鱗細而紫色無細骨不腥者捕得之卽于海船
之上作鱠去其皮骨取其精肉縷切隨成隨曬三四日須極乾
以新白瓷瓶未經水者盛之密封泥勿令風入經五六十日不
異新者取啖之時開出乾鱠以布裹大甕盛水漬之三刻久出
帶布瀝却水則皦然散置盤上如新鱠無別細切香柔葉鋪上
筋撥令調勻進之海魚體性不腥然鱠鮓魚肉軟而白色經乾
又和以青葉皙然極可噉又獻海蝦子三十挺挺長一尺濶一
寸厚一寸許甚精美作之法取海白蝦有子者每三五斗置密

竹籃中于大盆內以水淋洗蝦子在蝦腹下赤如覆盆子則隨
水從籃目中下通計蝦一石可得子五升從盆內漉出縫布作
小袋子如徑寸半竹大長二尺以蝦子滿之急繫頭隨袋多少
以未鹽封之周厚數寸經一日夜出曬夜則平板壓之明日又
出曬夜以前壓十日乾則拆破袋出蝦子挺色如赤琉璃光徹
而肥美鹽于鮓魚數倍又獻鮓魚含肚干頭極精好作之法當
六月七月盛熱之時取鮓魚長二尺許去鱗淨洗停二日待魚
腹脹起方從口抽出腸去腮留目滿腹納鹽竟卽以未鹽封周
徧厚數寸經宿乃以水淨洗日則曝夜則收還安平板上又以
板置石壓之明日又曬夜還壓如此五六日乾卽納乾甕甕封
口經二十日出之其皮色光徹有如黃油肉則如糗又如沙碁
之蘇者微鹹而有味味美于石首含肚然石首含肚亦年常入

獻而肉疆不及此法出自隨口味使大都督杜濟濟會稽人能
別味善于鹽梅亦古之符朗今之謝諷也出大業拾遺

又吳郡獻松江鱸魚乾鱠六瓶瓶容一斗作鱠法一同鮓魚然
作鱸魚鱠須八九月霜降之時收鱸魚三尺以下者作乾鱠浸

漬訖布裹瀝水令盡散置盤內取香柔花葉相間細切和膾撥
令調勻霜後鱸魚肉白如雪不腥所謂金齏玉鱠東南之佳味

也紫花碧葉間以素鱠亦鮮潔可觀吳郡又獻蜜蟹三千頭作
如糖蟹法蜜擁劍四甕擁劍似蟹而小二螯偏大吳郡賦所謂

烏賊擁劍是也出大業拾遺

御廚

御廚進饌凡器用有少府監進者用九釘食以牙盤九枚裝食
味于其間置上前亦謂之看食見京都人說兩軍每行從進食

及其宴說多食鷄鵝之類就中愛食子鵝鵝每隻價值二三千

毋有設據人數取鵝燂去毛及去五臟釀以肉及糯米飯五味
調和先取羊一口亦燂剥去腸胃置鵝于羊中縫合炙之羊肉

若熟便堪去却羊取鵝渾食之謂之渾羊歿忽翰林學士每遇
賜食有物若畢羅形粗大滋味香美呼為諸王修事出盧氏雜說

五侯鯖

婁護字君卿歷游五侯之門每旦五侯家各遺餉之君卿口厭
滋味乃試合五侯所餉之鯖而食甚美世所謂五侯鯖君卿所

致出語或云護兼善五侯不偏食故合而為之鯖也出世又五
侯不相能賓客不得往來婁護豐辭傳會五侯間各得其心競

致奇膳護乃合以為鯖世稱五侯鯖以為奇味焉出西京雜記

劉孝儀

梁劉孝儀食鯖鮓曰五侯九伯今盡征之魏使崔劼李騫在坐
劼曰中丞之任未應已得分陝騫曰若然中丞四履當至穆陸
陵孝儀曰鄴中鹿尾乃酒餽之最劼曰生魚熊掌孟子所稱雞
跖猩唇呂氏所向鹿尾乃有奇味竟不載書籍每用爲恨孝儀
曰寔自如此或古今好尚不同梁賀季曰青州蟹黃乃爲鄭氏
所記此物不書未解所以騫曰鄭亦稱益州鹿痿但未是尾耳

出酉陽
雜俎

鮓議

何胤侈于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腊糖蟹
使門人議之學士鍾岢議曰鮓之就腊驟於屈申蟹之將糖躁
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惻怛至于車螯蚶蠣眉目內缺慙渾淪
之奇唇吻外絨非金人之慎不榮不悴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

臭與瓦礫而何異故宜長充庖厨永爲口實

出酉陽
雜俎

鮓表

後梁韋林京兆人南遷于襄陽天保中爲舍人涉獵有才藻善
劇談嘗爲鮓表以譏刺時人其詞曰臣鮓言伏見除書以臣爲
糝熬將軍油蒸校尉臠州刺史脯腊如故肅承將命含灰屏息
憑籠臨鼎載戰載兢臣美愧夏醢味慙冬鯉常恐鮓腹之譏懼
貽鼈巖五廿之誚是以漱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賞殊臨曲
蒙鈞拔遂得超昇綺席忝預玉盤遠厠玳筵猥頒象箸澤覃紫
腴恩加黃腹方當鳴姜動桂紆蘇佩纓輕瓢纒動則樞盤如烟
濃汁暫停則蘭餽成列宛轉綠壘之中逍遙朱唇之內銜恩噬
澤九殞弗辭無任屏營之誠謹詣銅鑪門奉表致謝以聞詔答
曰省表具悉卿池沼縉紳陂渠俊乂穿蒲入荇肥滑有聞允堪

茲選無勞致謝出西陽雜俎

熱洛河

玄宗命射生官射鮮鹿取血煎鹿賜食之謂之熱洛河賜安祿

山及哥舒翰出盧氏雜說

名食

今衣冠家名食有蕭家餛飩漉去其湯不肥可以瀹茗庾家粽子白瑩如玉韓約能作櫻桃餛飩其色不變又能造冷胡突鱸鱧魚臄連蒸麇麇皮索餅將軍曲良翰能為驢驘駝峯炙西陽雜俎

敗障泥

貞元中有一將軍家出飯食每說無物不堪喫唯在火候善均五味嘗取敗障泥胡盃修理食之其味佳出西陽雜俎

尚食令

馮給事入中書祇候宰相見一老官人衣緋在中書門立候通報時夏譙公為相留坐論事多時及出日勢已晚其官人猶尚在乃遣人問是何官官人近前相見曰某新除尚食局令有事相見相公因令省官通之官人入給事偶未去官人見宰相了出謝云若非給事恩遇某無因得見相公某是尚食局造餛飩子手不知給事宅在何處曰在親仁坊曰欲說薄藝但不知給事何日在宅曰來日當奉候然欲相訪要何物曰要大臺盤一隻木楔子三五十枚及油鑊炭火好麻油一二斗南棗爛麵少許給事素精于飲饌歸宅便令排比仍垂簾家口同觀之至日初出果秉簡而入坐飲茶一甌便起出廳脫衫靴帶小帽子青半肩三幅袴花襜袂肚錦臂鞢遂四面看臺盤有不平處以一楔填之候其平正然後取油鑊爛麵等調停袂肚中取出銀盒一

故銀篋子銀笊籬各一候油煎熟于盒中取餛子賺以手于爛
麵中團之五指間各有麵透出以篋子刮却便置餛子于鑊中
候熟以笊籬漉出以新汲水中良久卻投油鑊中三五沸取出
拋臺盤上旋轉不定以太圓故也其味脆美不可名狀出盧氏雜說

大餅

王蜀時有趙雄武者衆號趙大餅累典名郡爲一時之富豪嚴
潔奉身精于飲饌居常不使膳夫六局之中各有二婢執役當
厨者十五餘輩皆着窄袖鮮潔衣裝事一餐邀一客必水陸俱
備雖王侯之家不得相倣焉有能造大餅每三斗麵擗一枚大
於數間屋或大內宴聚或豪家有廣筵多于衆賓內獻一枚裁
剖用之皆有餘矣雖親密懿分莫知擗造之法以此得大餅之
號出北夢瑣言

能食

范汪

晉范汪能噉生梅有人致一斛汪食之湏臾而盡出晉書

宋明帝

宋明帝能食蜜漬鮓鯪一食數升噉猪肉炙常至二百出宋書

苻堅三將

苻堅以乞活夏默爲左鎮郎胡又護磨那爲右鎮郎奄人申香
爲拂蓋郎並身長一丈三尺多力善射三人每食飯一石肉三
十斤出前秦錄

菲食

茅容

後漢茅容字季偉郭林宗曾寓宿焉及明旦容殺雞爲饌林宗

初以為已設既而容獨以供毋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勸之就學竟以成德出陳留耆舊傳

陸機

陸機詣王武子有數斛羊酪指示陸曰卿江東無敵此日有千里萑葦但未下鹽豉耳出世說

羊曼

晉羊曼為丹陽尹時朝士過江初拜官必飾供饌曼拜丹陽尹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晏即漸罄不復精珍隨客早晚不問貴賤有羊固者拜臨海太守備饌竟日皆精雖晚至者猶有盛饌論者以固之豐腆不如曼之真率也出晉書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三十四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三十五

交友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宗世林

禰衡

荀巨伯

管寧

竹林七賢

嵇康

山濤

王安期

王敦

孫伯翳

湘東王繹

唐霍王元軌

王方翼

吳少微

張說

柳芳

杜佑

李舟

白居易

許棠

陸龜蒙

顏薨

宗世林

漢末南陽宗世林與魏武同時而薄其為人與交及武帝拜

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猶存既忤
旨見疎位不配德而文帝兄弟每造其門必拜牀下其禮重如
此出世說

禰衡

禰衡字正平少與孔文舉作爾汝之交時衡未二十而文舉已
五十餘矣出本傳

荀巨伯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伯曰吾且死矣子可
去伯曰遠來視子今有難而捨之去豈伯行耶賊既至謂伯曰
大軍至此一郡俱空汝何人獨止耶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
寧以己身代友人之命賊聞其言異之乃相謂曰我輩無義之
人而入有義之國乃偃而退一郡獲全出殷芸小說

管寧

魏管寧與華歆友善嘗共園中鋤菜見地有黃金一片管揮鋤
不顧與瓦石無異華捉而擲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者過
門管讀書如故華廢書出看管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世說

竹林七賢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相比預此契者沛國劉
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
酣暢世謂之竹林七賢出世說

嵇康

嵇康素與呂安友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來值康不在兄喜出
迎安不前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悟康至云鳳凡鳥也語林

山濤

山濤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濤與二人異於常交問之濤曰當年可以爲友者唯此二人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趙狐意欲窺之可乎濤曰可他日二人來勸濤止之宿具酒食妻穿牆視之達旦忘返濤入曰二人何如曰君才致不如正當以識度耳濤曰伊輩亦以我識度爲勝

出世說

王安期

晉太傅東海王越鎮許昌以王安期爲記室參軍雅相知重敕世子毘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閒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旨音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

出世說

王敦

庾亮見王敦問曰聞君有四友何者爲是答曰君家中郎我家

太尉阿平胡毋彥國我平故當最劣庾曰似未劣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庾曰何者是王曰噫左右躡庾公之足乃止

出世說

孫伯翳

齊太原孫伯翳家貧常映雪讀書放情物外棲志丘壑與王今君亮范將軍雲爲莫逆之交王范旣相二朝欲以吏職相處伯翳曰人生百年有如風燭宜怡神養性琴酒寄情安能棲棲役曳若此嵇康所不堪予亦未能也

出世說

湘東王繹

梁湘東王繹博覽群書才辨冠世不好聲色愛重名賢與河東裴子野蘭陵蕭子雲爲布衣之交

出世說

唐霍王元軌

唐霍王元軌高祖第十四子也謙慎自守不妄接士在徐州與處士劉玄平爲布衣交或問玄平王之所長玄平曰無問者怪而詰之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其長至于霍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哉

出談賓錄

王方翼

涼州長史趙持滿與長孫無忌親許敬宗既陷無忌懼持滿爲已患乃誣其同反追至京拷訊嘆曰身可殺辭不可辱吏爲代占而結奏遂死獄中尸于城西親戚莫敢收視者王方翼嘆曰帝布之哭彭越大義也周文之掩朽骸至仁也絕友之義救主之仁何以事君遂具禮葬焉高宗義之而不問

出新語

吳少微

吳少微東海人也少負文華與富嘉謨

第累

授晉陽太原尉拜御史

日維三月

癸丑河南富嘉謨卒于

之投而起疾

行乎衫席匍匐于寢門之外病不能起仰天而呼曰天乎天乎予曷所朋曷有律曷可得而見抑斯文也以存乎哀太常少卿徐公鄜州刺史尹公中書徐元二舍人兵部張郎中說未嘗值我不嘆于朝夫情悼之賦詩以寵亡也其詞曰吾友適不死於戲社稷臣直祿非造利常懷大庇人乃無承明藉違此敦狎春藥礪其可畏皇穹故匪仁疇昔與夫子孰云異天倫同病一相失茫茫不重陳子之文章在其殆尼父新鼓興幹河岳真詞毒鬼神可悲不可朽東轡沒荒榛聖主賢爲寶吁茲大國貧詞人莫不歎美旣而病亟長嘆曰生死人之大分吾何恨焉然官職十分未作其一乃至是耶慷慨而終

出御史臺記

張說

張說之謫岳州也常鬱鬱不樂嘗宰以說機辯才畧互相排擯蘇頲方當大用而張說與瓌善張因為五君詠致書封其詩以遺頲戒其使曰候忌日近暮送之使者既至因忌日齋書至頲門下會積陰累旬近暮弔客至多說先公察舊頲因覽詩嗚咽流涕悲不自勝翌日乃上封大陳說忠貞謇諤有勤乎王室亦人望所屬不宜淪滯于遐方上乃降璽書勞問俄而遷荊州長史由是陸象先韋嗣立張廷珪賈曾皆以譴逐歲久因加甄收頲常以說父之執友事之甚謹而說重其才器深加敬慕焉皇雜

柳芳

柳芳與韋述友善俱為史學述卒後所著書未畢者芳多續成

之出國史補

杜佑

劉禹錫言司徒杜公佑視穆贊也如故人子弟佑見贊為

因之曰 有一言為入郎父

蔽為珪穆

納之友

威也出嘉語錄

李舟

隴西李舟與齊映友善映為將相舟為布衣舟致書于映以交不以貴也時映左遷于夔書曰三十三官足下近年以來宰臣當國多與故人禮絕僕以禮處足下則足下長者僕心未忍欲以故人處足下則慮悠悠之人以僕為諂幾欲修書逡巡至今忽承足下出守夔國為蒼生之望不為不幸為足下之謀則名遂身退斯又為難僕知時者謹以為賀但鄱陽雲安道阻且長

音塵寂茂永望增歎僕所病沉痾方率子弟力農與世疎矣足下亦焉能不疎僕耶足下素僕所知其于得喪固恬如也然朝臣如足下者寡矣明主豈當不察之耶唯強飯自愛珍重珍重

出撫言
白居易

白少傅居易與元相國稔友善以詩道著名號元白其集內有哭元相詩云相看掩淚俱無語別有傷心事豈知想得咸陽原上樹已抽三丈白楊枝

出北夢瑣言
許棠

許棠久困名場咸通末馬戴佐大同軍幕棠往謁之一見如舊識留連數月但詩酒而已未嘗問所欲忽一旦大會賓友命使者以棠家書授之棠驚愕莫知其來啓緘乃是戴潛遣一价郵

其家矣

出撫言

陸龜蒙

吳郡陸龜蒙字魯望父賓虞進士甲科浙東從事家于蘇臺龜蒙幼精六籍長而攻文與顏蕘皮日休羅隱吳融為益友性高潔家貧思養親之祿與張搏為廬江吳興二郡倅丞相李蔚廬攜景重之羅隱寄龜蒙詩云昔歲仰高文黃閣今

無主青山竟不焚蓋嘗有徵聘之意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之日疾終于家與皮日休為詩友

出北夢瑣言
顏蕘

顏給事蕘謫官歿于湖外未聞自草墓志性躁急不能容物其志詞云寓于東吳與吳郡陸龜蒙為詩文之交一紀無渝龜蒙卒為其就木至穴情禮不缺其後即故諫議大夫高公丞之故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三十五
丞相陸公表二君于薨至死不變其餘面交皆如携手過市見
利卽解携而去莫我知也後有吏部尚書薛公貽矩兵部侍郎
于公兢中書舍人鄭公撰三君子者予今日以前不變不知後
日見予骨肉孤幼復如何哉山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三十五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三十六

奢侈一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吳王夫差	漢武帝	丁媛
淋池	霍光妻	韓嫣
袁廣漢	霄遊宮	沙棠舟
趙飛燕	郭况	漢靈帝
石崇	王敦	魏高陽王雍
元琛	隋煬帝	則天后
許敬宗	張易之	宗楚客
安樂公主	楊慎交	唐睿宗
玄宗	虢國夫人	
吳王夫差		

吳王夫差築姑蘇臺三年乃成周環詰屈橫亘五里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宮妓千人又別立春宵宮為長夜飲造千石酒鍾又作大池池中造青龍舟陳妓樂日與西施為水戲又于宮中作靈館館娃閣銅鋪玉檻宮之欄楯皆珠玉飾之

出述異記

漢武帝

漢武帝時身毒國獻連環羈皆以白玉作之瑪瑙石為勒白光琉璃為鞍在閭室中常照十餘丈如晝焉自是長安始盛飾鞍馬競加雕鏤或一馬之飾直百金皆以南海白屨為珂紫金為花以飾其上猶以不鳴為患或加鈴鐻飾以流蘇走如鐘磬動若飛幡後得貳師天馬常以玫瑰石為鞍鏤以金銀鍮石以綠地五色錦為蔽泥後稍以熊羆皮為之熊毛有綠光皆長三尺者直百金卓王孫

百餘雙詔使獻二十枚

出西京雜記

丁媛

長安巧工丁媛者為恒滿燈七龍五鳳雜以芙蓉蓮藕之屬又作臥褥香爐又一名被中香爐本出房風其法後絕至媛始更為之設機環轉運四周而爐體常平可置之被褥故取被褥以為名又作九層博山香爐鏤刻為奇禽怪獸窮諸靈異皆能自然運動又作七輪扇其輪大皆徑尺遞相連續一人運之滿堂皆寒凜焉

出西京雜記

淋池

漢昭帝元始元年穿淋池廣千步中植分枝荷一莖四葉狀如駢蓋日照則葉低蔭根若葵之衛足也名曰低光荷實如玄珠可以飾珮花葉雜菱芬芳之氣徹十餘里食之令人口气常香益人肌理宮人貴之每遊宴出入皆含咀或剪以為衣或折以

蔽日相為戲楚詞謂折芰荷以為衣意在斯也又有倒生菱莖如亂絲一花十葉根浮水上實沉泥裏泥如紫色謂之紫泥菱食之令人不老昔命水戲遊宴永日工人進一巨槽帝曰栝楫松舟嫌其重朴况乎此槽豈可得而乘也乃命文梓為舟木蘭為柁刻飛鸞翔鷁飾其船首隨風輕漾畢景忘歸乃至通夜使宮人為歌歌曰商秋素景泛洪波誰云好手折芰荷涼風淒淒揭棹歌雲光開曙月低河萬歲為樂豈為多帝大悅起游商臺于池上及乎末歲諫者多遂省遊蕩奢侈堙毀臺池鸞舟荷芰隨昔廢滅今臺址無遺池亦平焉

出拾遺錄

霍光妻

漢霍光妻遺淳于衍蒲桃錦二十疋散花綾二十五匹綾出鉅鹿陳寶光妻傳其法霍顯召入第使作之機用一百二十躡六

十日成一匹直萬錢又與越珠一斛琲綠綾七百端直錢百萬黃金百兩又為起第宅奴婢不可勝數衍猶怨薄曰吾為若何成功而報我若是哉

出西京雜記

韓嫣

韓嫣好彈常以金為丸一日所失者十餘長安為之語曰苦飢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逐之望丸之所落而競拾取焉

出西京雜記

袁廣漢

茂陵富人袁廣漢藏鏹巨萬家童八九百人于北芒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三里引流注其內構石為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鴛鴦旄牛青兔奇禽怪獸積委其間移沙為洲嶼激水為浪潮其中育江鷗海鶴孕雛產鷩延漫林池奇樹異

草靡不具植屋徘徊重屬間以修廊行之移晷不能徧也素廣漢後得罪誅沒入官其園鳥獸草木皆移植于上苑中矣西京雜記

宵遊宮

漢成帝好微行於太液池旁起宵遊宮以漆為柱鋪黑締之幕器服乘輿皆尚黑色悅于暗行憎燈燭之照宮中之美御皆服皂衣自班姬以下咸帶玄綬衣珮雖加錦繡更以木蘭紗綃罩之至宵遊宮方秉炬燭宴幸既罷靜鼓息罩而步不揚塵好夕出遊造飛行殿方一丈如今之輦選期門羽林之士負之以趨帝于輦上坐但覺耳中若聞風雷之聲以其疾也一名雲雷宮所行之處咸以氈締藉地惡車轍馬跡之喧也雖惑于微行暱宴民無勞怨每乘輿返駕以愛幸之姬寶衣珍食捨于道旁國之窮老皆呼萬歲是以鴻嘉永始之間國富家豐兵戈長戢故

劉向谷永切言指諫于是焚宵遊飛行之殿罷宴逸之樂所謂從繩則直如轉丸焉出拾遺錄

沙棠舟

漢成帝常以三秋暇日與飛燕遊戲太液池以沙棠為舟貴其不沉也以雲母飾于鸕首一名雲舟又刻大桐木為虬龍雕飾如真象以夾雲舟而行以紫文桂為柂柂每觀雲棹水玩擷菱渠則憂輕蕩以驚飛燕命飲飛之士乃以金鎖纜雲舟使飲飛于水底引之值輕風皆至飛燕殆以風飄颻隨風入水帝以翠纓結飛燕之裾遊倦乃返飛燕後漸見疎常怨恚曰以妾微何肯復預纓裾之遊漾雲舟于波上耶帝為之憮然今太液池中尚有成帝避風臺飛燕結裾處出拾遺錄

趙飛燕

太平廣記 卷一百三十六 四百九十六

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昭儀在昭陽殿遺飛燕書曰今日佳晨
貴姊懋膺洪冊上貢三十五條以陳踴躍之至金花紫綸帽金
花紫羅面衣織成下裾同心七寶釵七寶綦履玉環五色文綬
鴛鴦褥雲母屏風琉璃屏風雲母七寶扇琥珀枕龜文枕金錯
綉褶琉璃瑪瑙瓊瑤孔雀扇五明扇九華扇同心梅合枝李三清
茆葉席金浦圓瑤孔雀扇五明扇九華扇同心梅合枝李三清
木香螺卮出南中螺田麝香沉水香九真番鴛鴦襦及被出西京雜記
郭況
漢郭況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童四百人以金為器皿
鑄冶之聲徹于都鄙昔人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鑄冶之聲
盛也于庭中起高閣厝衡石于其上以稱量下有藏金窟列武
士衛之錯雜寶以飾臺榭懸明珠于梁棟
畫視如

星夜望如月里語曰洛陽多錢郭氏

富難匹其內

寵者皆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氏家為瓊廚金窟況小心畏
慎雖居富勢閉門優游未曾于世為一昔所知也出拾遺錄

後漢靈帝

靈帝初平三年于西園起裸遊館十間採綠苔以被階引渠水
以遶砌周流澄澈乘小舟以游漾宮人乘之選玉色輕體者以
執篙楫搖蕩于渠中其水清淺以盛暑之昔使舟覆沒視官人
玉色奏招商七言之歌以來涼氣也其歌曰涼風起兮日照渠
青荷晝偃葉夜舒唯日不足樂有餘清絃流管歌玉鳧千年萬
歲喜難渝渠中植蓮大如蓋枝長一丈南國所獻也其葉夜舒
晝捲一莖有四蓮叢生名曰夜舒荷亦言月出見葉舒亦名望
舒荷帝乃盛夏避暑于裸遊館長夜飲宴帝嘆曰使萬年如此

則為上仙矣宮人年二七以上三六以下皆靚粧而解上衣或共裸浴西域所獻茵墀香煮為浴湯宮人以此沐浴浴畢餘汁入渠名曰流香渠又欲內監為雞鳴于館北起雞鳴堂多畜雞每醉樂迷于天曉內閣競作雞鳴以亂真聲也仍以炬燭枝于殿下帝乃驚寤及董正破京師收其美人焚其堂館至魏咸熙中于先帝投燭處冥冥有光如星後人以為神光于此地建屋名曰餘光祠以祈福至魏明之末乃掃除焉

出王子年拾遺

石崇

晉石崇與王愷爭豪晉武帝愷甥也嘗以一珊瑚樹與愷高二尺許枝柯扶踈世間罕比愷以示崇崇視訖舉鐵如意擊碎之應手瓦裂愷甚惋惜又以為嫉已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尺餘幹絕俗光彩溢目

者六七枚如愷比者甚眾愷悵然自失

出世說

王敦

王敦初尚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上廁果食至盡既還婢擎金盆貯水琉璃碗盛澡豆因倒置水中而飲之羣婢莫不掩口

出世說新書

魏高陽王雍

後魏高陽王雍居近清陽門外數里御道西旁洛中之甲第也正光中雍為丞相給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貴極人臣富兼山海居第匹于帝宮白壁丹檻窈窕連亘飛簷華宇膠葛周通僮僕六千妓女五百隨珠照日羅綺從風自漢晉以來諸王豪侈未之有也出則鳴騶御道文物成行饒吹嚮笳聲哀囀入則歌姬舞女擊筑吹笙而絳管迭奏連宵盡日竹林魚池侔于禁

苑芳草如積珍木連陰及雍薨後諸妓女悉令入道或有出家者美人徐月華善箜篌能為明妃出塞之歌聞者莫不動容永安中與衛將軍原士康為側室士康宅亦近清陽外徐鼓箜篌而歌哀聲入雲行路聽者俄而成市徐常語士康云王有二美姬一名修容一名豔姿並蛾眉皓齒潔貌傾城修容能為綠水歌豔姿善為逐鳳舞並愛傾後室寵冠諸姬士康聞此常令徐歌綠水文鳳之曲焉

出伽藍記

元琛

後魏王侯外戚公主阻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饒爭修園宅互相誇競崇門豐室阿戶連房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臺芳樹家家而築花林曲池園園而有莫不桃李夏綠竹栢冬青而河間王琛最為豪首常與高陽爭衡造文栢堂如徽音殿置玉井金鐘

以五色絲為繩妓女三百人盡皆國色有婢朝雲善吹箎能為團扇歌隴上聲琛為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之不降琛令朝雲假為貧嫗吹箎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為棄墳井在山谷為寇耶相率歸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箎琛在秦中多無政績遣使向西域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次有七百里者十餘皆有名字以銀為槽金為環鎖諸王服其豪富琛嘗語人云晉室石崇乃是庶姓猶能雉頭狐腋畫卵雕薪況我大魏天潢不為華侈造迎風館于後園窻戶之上列錢青瑣玉鳳銜鈴金龍吐旆素柰朱李枝條入簷妓女樓上坐而摘食琛嘗會宗室陳諸寶器金瓶銀甕百餘口甌擎盤合稱是其餘酒器有水晶鉢瑪瑙琉璃碗赤玉卮數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從西來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復

引諸王按行庫藏錦罽珠璣冰羅霧縠充積其內琛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立性貪暴志欲無厭見之歎惋不覺成疾還家臥三日不能起江陽王繼來省疾諭之曰卿之財產應得抗衡何為羨歎以至於此融曰常謂高陽一人寶貨多于融誰知河間瞻之在前繼曰卿欲作袁術之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也及爾朱氏亂後王侯第宅多題為寺宇壽丘里閭列剎相望祇洹鬱起寶塔高壯四月八日京都士女多至河間寺觀其堂廡綺麗無不歎息以為蓬萊仙室亦不是過也出伽藍記

隋煬帝

煬帝巡狩北邊作大行殿七寶帳容數百人飾以珍寶光輝洞徹引匈奴啟民可汗宴會其中可汗恍然疑非人世之有識者

云大行殿者不祥之兆也是非王莽輕車之比此寔天心非關

人事也出朝野僉載

又唐貞觀初天下又安百姓富贍公私少事昔屬除夜太宗盛飾宮掖明設燈燭殿內諸房莫不綺麗后妃嬪御皆盛衣服金翠煥爛設庭燎于階下其明如晝盛奏歌樂乃延蕭后與同觀之樂闋帝謂蕭曰朕施設孰與隋主蕭后笑而不答固問之后曰彼乃亡國之君陛下開基之主奢儉之事固不同矣帝曰隋主何如后曰隋主享國十有餘年妾常侍從見其滛侈隋主每當除夜至及歲夜殿前諸院設火山數十盞沉香木根也每一山焚沉香數車火光暗則以甲煎沃之焰起數丈沉香甲煎之香旁聞數十里一夜之中則用沉香二百餘乘甲煎二百石又殿內房中不燃膏火懸大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又有明月

寶夜光珠大者六七寸小者猶三寸一珠之價直數千萬妾觀
陛下所施都無此物殿前所焚盡是柴木殿內所燭皆是膏油
但乍覺烟氣薰人寔未見其華麗然亡國之事亦願陛下遠之
太宗良久不言口刺其奢而心服其盛出紀聞

則天后

則天造明堂于頂上鑄鍊為鸞鷲高二丈以金飾之軒軒若飛
數年大風吹動猶存其址更鑄銅為大火珠飾以黃金煌煌耀
日今見存焉又造天樞于定鼎門並番客胡商聚錢百萬億所
成其高九十尺下以鐵山為脚鑄銅為二麒麟以鎮四方上有
銅盤徑三丈蛟龍入上兩足捧大火珠望之如日初出鑄文于
柱曰大周萬國述德天樞後開元中推倒銅入上方出唐新話

許敬宗

唐許敬宗奢豪嘗造飛樓七十間令妓女走馬于其上以為戲

樂出獨異記

張易之

張易之為毋阿臧造七寶帳金銀珠玉寶貝之類罔不畢萃曠
古以來未曾聞見鋪象牙床織犀角簾麗貂之褥蛭蟲之藍汾
晉之龍鬚臨河之鳳翮以為席阿臧與鳳閣侍郎李迥秀私通
逼之也以鴛鴦盞一雙共飲取其常相逐迥秀畏其盛嫌其老
乃荒飲無度昏醉是務常頻喚不覺出為恒州刺史易之敗阿
臧入官迥秀被坐降為衛州長史出朝野僉事

宗楚客

宗楚客造一宅新成皆是文柏為梁沉香和紅粉以泥壁開門
則香氣蓬勃磨文石為階砌及地著吉莫靴者行則仰仆楚客

被建昌王推得賊萬餘貫兄弟配流太平公主就其宅看歎曰
觀其行坐處我等虛生浪死一年追入為鳳閣侍郎景龍中為
中書令韋氏之敗被誅出朝野僉載

安樂公主

洛州昭成佛寺有安樂公主造百寶香爐高三尺開四門絳橋
勾欄花草飛禽走獸諸天妓樂麒麟鸞鳳白鶴飛仙絲來線去
鬼出神入隱起鈿鏤窈窕便娟真珠瑪瑙琉璃琥珀頗梨珊瑚
車渠琬琰一切寶貝用錢三萬庫藏之物盡于是矣出朝野僉載

又

安樂公主改為悖逆庶人奪百姓莊田造定昆池四十九里直
抵南山擬昆明池累石為山以象華岳引水為澗以象天津飛
閣步簷斜牆磴道被以錦繡畫以丹青飾以金銀瑩以珠玉又

為九曲流杯池作石蓮花臺泉于臺中流出窮天下之壯麗言
之難盡悖逆之敗配入司農每日士女游觀車馬填咽奉勅輒
到者官人解見任凡人決一頓乃止出朝野僉載

又

安樂公主造百鳥毛裙以後百官百姓家效之山林奇禽異獸
搜山蕩谷掃地無遺至于網羅殺獲無數開元中焚寶器于殿
前禁人服珠玉金銀羅綺之屬於是株捕乃止出朝野僉載

楊慎交

景龍中妃主家競為奢侈駙馬楊慎交武崇訓至以油灑地築
毬場出國史纂異

唐睿宗

唐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夜于京師安福門外作

燈輪高二十丈被以錦綺飾以金銀燃五萬盞燈 豎之如花
樹宮女千數衣綺羅曳錦繡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帔皆
至萬錢裝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貫妙簡長安萬年縣年少婦女
千餘人衣服花釵媚子亦稱是於燈下踏歌三日夜觀樂之極
未始有之 出朝野僉載

玄宗 已略見于二百二十七卷華清池事中

玄宗幸華清宮新廣湯池制作宏麗安祿山于范陽以白玉石
為魚龍鳧鴈仍為石梁及石蓮花以獻雕鏤巧妙始非人功上
大悅命陳于湯中又以石梁橫亘湯上而蓮花纔出于水際上
因幸華清宮至其所解衣將入而魚龍鳧鴈皆若奮鱗舉翼狀
欲飛動上甚恐遽命撤去其蓮花至今猶存又嘗于宮中置長
湯屋數十間環迴甃以文石為銀鑲漆船及白香木船置于其

中至于楫櫓皆飾以珠玉又于湯中壘瑟瑟及沉香為山以狀
瀛洲方丈上將幸華清宮貴妃姊妹競飾車服為一犢車飾以
金翠間以珠玉一車之費不啻數十萬貫既而重甚牛不能引
因復上聞請各乘馬於是競購名馬以黃金為銜組繡為障泥
共會于國忠宅將同入禁中炳炳照燭觀者如堵自國忠宅至
于城東南隅僕銜車馬紛紜其間國忠方與客坐于門下指而
謂客曰某家起于細微因緣椒房之親以至于今吾今未知稅
駕之所念終不能致令名要當取樂于富貴耳由是驕奢僭侈
之態紛然而昧處滿持盈之道矣太平公主玉葉冠號國夫人
夜光枕楊國忠鎖子帳皆稀代之寶不能計其直 出明皇雜錄

號國夫人

楊貴妃姊虢國夫人恩寵一皆大治第宅棟宇之盛舉無與比

所居韋副立舊宅韋氏諸子方午偃息于堂廡間忽見婦人衣黃羅帔衫降自步輦有侍婢數十人笑語自若謂韋氏諸子曰聞此宅欲貨其價幾何韋氏降階曰先人舊廬所未忍捨語未畢有工數百人登東西廂撤其瓦木韋氏諸子乃率家童挈其琴書委于路中而授韋氏隙地十數畝其宅一無所耐號國中堂既成召匠汗鏝授二百萬償其值而復以金盞瑟瑟三斗為賞後曾有暴風拔樹委其堂上已而視之略無所傷既撤瓦以觀之皆乘以木瓦其制作精緻皆此類也號國每入禁中常乘驄馬使小黃門銜紫驄之俊健黃門之端秀皆冠絕一時

出明皇雜錄

太平廣記卷二百三十六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三十七

奢侈一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常陟

芸輝堂

裴寃

于頔

王涯

李德裕

楊收

同昌公主

李璋

李使君

韋陟

韋斌雖生于貴門而性頗質厚然其地望素高冠冕特盛雖門風稍奢而斌立朝侃侃容止尊嚴有大臣之體每會朝未嘗與同列笑語舊制群臣立于殿庭既而遇雨雪亦不移步于廊下忽一旦密雪驟降自三事以下莫不振其簪裙或更其立位獨斌意色益恭俄雪甚至膝朝既罷斌于雪中拔身而去見之者

咸嘆重焉斌兄陟早以文學識度著名于嘗善屬文攻草隸書出入清顯踐歷崇貴自以門地才華坐取卿相而接物簡傲未嘗與人款曲衣服車馬尤尚奢侈待兒閹豎左右常數十人或隱几搢頤度日懶為一言其于饌羞尤為精潔仍以烏羽擇米每食畢視厨中所委棄不啻萬錢之直若宴于公卿雖水陸具陳曾不下筋每令侍婢主尺題往來復章未嘗自札受意而已詞旨重輕正合陟意而書體適利皆有楷法陟唯署名常自謂所書陟字如五朶雲當昔人多倣效謂之郇公五雲體常以五彩紙為緘題其後縱自奉皆此類也然家法整肅其子允諫習經史日加誨勵夜分猶使人視之若允習讀不輟旦夕問安顏色必悅若稍怠惰即遽使人止之令立于堂下或彌旬不與語陟雖家僮數十人應門賓客必遣允為之寒暑未嘗輟也頗為

當昔稱之然陟意以簡倨恃才常為持權者所忌

出酉陽雜俎

芸輝堂

元載造芸輝堂于私第芸輝香草名也出於閩國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朽爛春之為屑以塗其壁故號芸輝而更以沉香為梁棟金銀為戶牖內設懸黎屏風紫綃帳其屏風本楊國忠之寶也其上刻前代美女妓樂之形外以玳瑁水晶為押絡飾以真珠瑟瑟精巧之妙殆非人工所及紫綃帳得于南海溪洞之帥首即綃綃類也輕踈而薄如無所礙雖當時凝寒風不能入盛夏則清涼自至其色隱隱或不知其帳也謂載卧內有紫氣其餘服玩奢僭率皆擬于帝王家芸輝堂前有池以文石砌其岸中有蘋陽花亦類于白蘋其花紅而且大如有牡丹更有碧芙蓉香潔甚高偉于常者載因暇日凭欄以觀忽聞歌聲清亮

若十四五女子唱焉其曲則王樹後庭花也載驚異莫知所在
及審聽之乃芙蓉中也俯而視之聞喘息之音載大惡遂剖其
花一無所見因秘不令人說及載受戮而逸奴爲平盧軍卒人
故得其實載龍髯拂紫色如爛樵可長三尺削水晶以爲柄刻
紅玉以爲環鈕或風雨晦暝臨流沾濕則光彩動搖奮然如怒
置之于堂中夜則蚊蚋不能近拂之爲聲則雞犬牛馬無不驚
逸若垂之于池潭則鱗甲之屬悉俯伏而至引水于空中卽成
瀑布長三五尺而未嘗輒斷燒燕肉薰之則焯焯焉若生雲霧
厥後上知其異載不得已而進內載自云得之于洞庭道士張
知和出村陽編

又

載之妻王氏字韞秀縉之女也初王縉鎮北京以韞秀嫁元載

歲久而見輕急韞秀謂夫曰何不增學妾有奩幌資裝蓋爲紙
筆之費王氏父母未知或知親屬以載夫妻皆乞兒厭薄之甚
元遂游秦爲詩別韞秀曰年來誰不厭龍鍾雖在侯門似不容
看取海山寒翠樹苦遭霜霰到春風妻請偕行曰路掃饑寒跡
天哀志氣人休淋離別淚携手入西秦載旣到京屢陳肯務深
符上旨肅宗擢拜中書王氏喜元郎入相寄諸姊妹詩曰相國
已隨麟閣貴家風第一右丞詩笄年解笑鳴機婦恥見蘇秦富
貴昔載肅宗代宗兩朝宰相貴盛無比廣葺亭臺交游貴族客
候其門或多間阻王氏復爲一篇以喻之曰楚竹燕歌動畫梁
春蘭重換舞衣裳公孫開館招嘉客知道浮榮不久長載於是
稍減太原內外親屬悉來謁賀韞秀安置于閒院忽因天晴之
景以青紫絲條四十條各長三十丈皆施羅紈綺繡之飾每條

條下排金銀爐二十枚皆焚異香香至其服乃命諸親戚西院
 閒步韞秀問是何物侍婢對曰今日相公與夫人曬曝夜服王
 氏謂諸親曰豈料乞索兒婦還有兩事蓋形羸衣也於是諸親
 羞赧稍稍辭去韞秀常分饋服飾于他人而不及太原之骨肉
 每曰非兒不禮于姑姊其柰當昔見辱何載後貪恣為心竟招
 罪累上惡誅之而亡其家韞秀少有識重節槩亦高載被戮上
 令入宮備彤管箴規之任嘆曰王家十二娘子二十年太原節
 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誰能書得長信昭陽之事死亦幸矣堅
 不從命或云上宥其罪或云京兆笞而斃之載寵姬薛瑤英能
 詩書善歌舞仙姿玉質肌香體輕雖旋波移光飛燕綠珠不能
 過也瑤英之母趙娟亦妓王之愛妾也後出為薛氏之妻生瑤
 英而幼以香啗之故肌香及載納為姬處金絲之帳却塵之褥

出自勾驪國云却塵獸毛為之其色紅殷光軟無比衣龍綃之
 衣一襲無二三兩搏之不盈一握載以瑤英體輕不勝重衣故
 于異國求之唯賈至楊炎與載友善故徃徃得見歌舞者至因
 贈詩曰舞怯鉢衣重笑疑桃臉開方知漢武帝虛築避風臺炎
 亦作長歌褒美其畧曰雪面淡娥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去玉
 釵翹碧步無塵纖腰如柳不勝春瑤英善為巧媚載惑之怠于
 相務而瑤英之父曰宗本兄曰從義與趙娟通相出入以構賄
 賂號為關節更與中書主吏卓倩等為心腹而宗本輩以事告
 者載未嘗不從之天下賈貨求官職者無不恃載雄勢指薛卓
 為梯媒及載死瑤英為里人妻論者以元載喪令德自一婦人
 致也

出杜陽編

裴寬

裴寬代裴鴻漸秉政小吏以俸錢文簿白之寬顧子弟喜見干色其嗜財若此寬性本侈靡好尚車服名馬數百金鑄者十匹每會客滋味品數多有不知名者出朝林

于頔

于頔為襄州點山燈一上油二千石李昌夔為荆南打獵大修粧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著乾紅紫繡襖子錦鞍韉此郡因而空耗出傳載

王涯

文宗朝宰相王涯奢豪庭穿一井金玉為欄嚴其鎖鑰天下寶玉真珠悉投于中汲其水供涯所飲未幾犯法為大兵梟戮赤其族涯骨肉色並如金出獨異志

李德裕

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奢侈每食一杯羨其費約三萬為雜以珠玉寶貝雄黃朱砂煎汁為之過三煎則棄其粗出獨異志

楊收

咸通中崔安潛以清德峻望為鎮昔風宰相楊收師重焉欲設食相召無由可入先請崔公之門人方便為言至于再三終未許楊意轉堅稍稍亦有流言或勸崔曰昔相不可堅拒不得已而許之楊喜甚遽令排比然後請日祇候先是崔公親情間人亦與楊通舊欲求事請公言之終難啓口將赴楊之召謂親情曰修行今召我食明日爾但與側近祇候此際必言之倘或要見爾便須即來及崔到楊舍見廳館舖陳華煥左右執事皆雙鬟珠翠崔公不樂飲饌及水陸之珍臺盤前置香一爐烟出成樓閣之狀崔別聞一香氣似非烟爐及珠翠所有者心異之嘗

皆四顧終不諭香氣移肯楊曰相公意似別有所囑崔公曰某
 覺一香氣異常酷烈楊顧左右令于廳東間閣子內縷金案上
 取一白角牒子盛一漆毬子呈崔公曰此是剽賓國香崔大奇
 之宴罷返歸竟不說得親情求事據太宗實錄云剽賓國進拘
 物頭花香聞數里疑此近是又見楊門人說相公每下朝常弄
 一玉婆羅門子高數寸瑩徹精巧可愛云是于闐王內庫中物

出盧氏
雜說

同昌公主

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廣化里錫錢五百萬貫更罄內
 庫珍寶以實其宅而房櫳戶牖無不以衆寶飾之更以金銀為
 井欄藥臼食櫃水槽鍤金盆甕之屬縷金為笮籬篋筐製水晶
 火齊琉璃玳瑁等為床褚以金龜銀鹿更琢五色玉為器皿什

物合百寶為圓案賜金麥銀粟共數斛此皆太宗朝條支國所
 獻也堂中設連珠之帳却寒之簾犀簾牙席龍鳳繡連珠帳續
 真珠以成也却寒簾類玳瑁斑有紫色云却寒烏骨之所為也
 但未知出于何國更有鷓鴣枕翡翠匣神絲繡被其枕以七寶
 合為鷓鴣之斑其匣飾以翠羽神絲繡被三千鴛鴦仍間以奇
 花異葉精巧華麗可得而知矣其上綴以靈粟之珠如粟粒五
 色輝煥更有蠲忿犀如意王其犀圓如彈丸入土不朽爛帶之
 令人蠲忿怒如意王類枕頭上有七孔云通明之象更有瑟瑟
 幘紋布巾火蠶絲九玉釵其幕色如瑟瑟濶三尺長一百尺輕
 明虛薄無以為比向空張之則踈朗之紋如碧絲之貫其珠雖
 大雨暴降不能沾濕云以蛟人瑞香膏所傳故也紋布巾即手
 巾也潔白如雪光軟絕倫拭水不濡用之彌年亦未嘗垢二物

稱得鬼谷國火蠶絲出火洲絮衣一襲止用一兩稍過度則焯
蒸之氣不可柰九玉釵上刻九鸞皆九色其上有字曰王兒精
巧奇妙殆非人製有得于金陵者因以獻公主酌之甚厚一日
書寢夢絳衣奴傳語云南齊潘淑妃取九鸞釵及覺具以夢中
之言告于左右公主薨其釵亦不知其處韋氏異其事遂以實
語諸門人或曰王兒卽潘妃小字逮諸珍異不可具載自漢唐
公主出降之盛未之有也公主乘七寶步輦四角綴五色錦香
囊囊中貯辟邪香瑞麟香金鳳香此皆異國獻者仍雜以龍腦
金屑鏤水晶瑪瑙辟塵犀爲龍鳳花木狀其上悉絡真珠玳瑁
更以金絲爲流蘇雕輕玉爲浮動每一出遊則芬香街巷晶光
耀日觀者眩其目皆有中貴人買酒于廣化旗亭忽相謂曰坐
來香氣何太異也同席曰豈非龍腦乎曰非也予幼給事于嬪

妃宮故常聞此未知今日何由而致因顧問富壚者云公主步
輦夫以錦衣質酒于此中貴人共請視之益歎異焉上日賜御
饌湯藥而道路之使相屬其饌有消靈炙紅虬脯其酒則有凝
露漿桂花醅其茶則有綠花紫英之號靈消炙一羊之肉取四
兩雖經暑毒終不臭敗紅虬脯非虬也但貯于盤中縷律如紅
絲高一尺以筋抑之無三四分撤卽復故其諸品味他人莫能
識而公主家人餐飫如里中糠粃一日大會韋氏之族于廣化
里王饌具陳暑氣將甚公主命取澄水帛以蘸之挂于南軒滿
座皆思挾纈澄水帛長八九尺似布而細明薄可鑒云其中有
龍涎故能消暑也韋氏諸宗好爲戲夜則公主以紅琉璃
盤盛夜光珠令僧祇捧立堂中則光明如晝焉公主始有疾召
術士米賓爲禳法乃以香爇燭遺之米氏之隣人覺香氣異常

或詣門詰其故賓具以事對出其燭方二寸長尺餘其上施五彩藝之竟夕不盡郁烈之氣可聞於百步餘烟出于上卽成樓閣臺殿之狀或云燭中有蜃脂也公主疾旣甚醫者欲難其藥奏云得紅蜜白猿膏食之可愈上令檢內庫得紅蜜數石本堯離國所貢白猿膏數甕本南海所獻雖日加藥餌終無其驗公主薨上哀痛遂自製挽歌詞令朝臣繼和反庭祭日百司內官皆用金玉飾車輿服玩以焚于帝庭韋家爭取灰以釋金寶及塋於東郊上與淑妃御延興門出內庫金駱駝鳳凰麒麟各高數尺以爲儀從其衣服玩具與人無異每一物皆至一百二十輿刻木爲數殿龍鳳花木人畜之象者不可勝計以絳羅綺繡絡以金珠瑟瑟爲帳幙者千隊其幢節傘蓋彌街翳日旌旗珂珮鹵簿率多加等敕紫尼及女道士爲特從引翼林公昇霄百

靈之香而擊歸天紫金之磬繁華輝煥殆將二十餘里上又賜酒一百斛餅啗三十駱駝各徑濶二尺飼役夫也京城士庶罷業觀者流汗相屬唯恐居後及靈輜過延興門上與淑妃慟哭中外聞者無不傷痛同日塋乳母上更作祭乳母文詞質而意切人多傳誦自後上日夕注心挂意柰可及進歎百年曲聲詞哀怨聽之莫不淚下更教數十人作歎百年隊取內庫珍寶雕戍首飾取絹八百匹畫作魚龍波浪文以爲地衣每舞竟珠翠滿地可及官歷大將軍賞賜盈萬甚無狀左軍容使西門季玄素頗梗直乃謂可及曰爾恣巧媚以惑天子族無日矣可及恃寵無有少改可及善轉喉舌于天子前弄眼作頭腦連聲著詞唱曲須臾間變態百數不休是昔京城不調少年相交謂之拍彈去一日可及乞假爲子娶婦上曰卽令送酒麵及米以助汝

嘉禮可及歸至舍俄一中貴人監二銀榼各高二尺餘宣賜可及始以為酒及啓皆實以金寶上賜可及銀麒麟高數尺可及取官庫車載往私第西門季玄曰今日受賜用官車他日破家亦須釐還內府不道受賞徒勞牛足後可及果流于嶺表舊賜珍玩悉皆進入君子謂季玄有先見之明

出杜陽編

李璋

李絳子璋為宣州觀察使楊收造白檀香亭子初成會親賓觀之先是璋潛遣人度其廣袤織成地毯其日獻之及收敗璋亦從坐

出杜陽編

李使君

乾符中有李使君出牧罷歸居在東洛深感一貴家舊恩欲召諸子從容有敬愛寺僧聖剛者常所往來李因以且宴為說僧

曰某與為門徒久矣每觀其食窮極水陸滋味常饌必以炭炊往往不愜其意此乃驕逸成性使君召之可乎李曰若朱象隨白猩猩恐未能致止于精辦小筵亦未為難於是廣求珍異俾妻孥親為調鼎備陳綺席雕盤選日邀致弟兄列坐矜持儼若冰玉餚羞每至曾不入口主人揖之再三唯沾果實而已及至冰餐俱置一匙于口各相眄良久咸若嚙蘂吞針李莫究其由但以失飪為謝明日復見聖剛備述諸子情貌僧曰前者所說豈謬哉既而造其門問之曰李使君特備一筵餚饌可謂豐潔何不畧領其意諸子曰燔炙煎和未得法僧曰他物縱不可食炭炊之餐又嫌何事乃曰上人未知凡以炭炊饌先煖令熟謂之煉炭方可入爨不然猶有烟氣李使君宅炭不經煉是以難食僧拊掌大笑曰此則非貧道所知也及巢寇陷洛財產剽掠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三十七
俱盡昆仲數人乃與聖剛同竄潛伏山谷不食者至於三日賊
鋒稍遠徒步將往河橋道中小店始開以脫粟為餐而賣僧囊
中有錢數百買于土杯同食腹枵既甚膏粱之美不如僧笑而
謂之曰此非煉炭所炊不知堪與郎君吃否皆低頭慚靦無復
詞對出劇談錄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三十七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三十八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父校

詭詐

劉龍子

郭純

王燧

唐同泰

胡延慶

朱前疑

寧王

安祿山

白鐵余

李慶遠

劉玄佐

張祐

大安寺

王使君

劉宗龜

李延召

成都丐者

薛氏子

秦中子

李全臯

文處子

劉龍子

唐高宗嘗有劉龍子妖言惑眾作一金龍頭藏袖中以羊腸盛
蜜水繞繫之每聚眾出龍頭言聖龍吐水飲之百病皆差遂轉

羊腸水于龍口中出與人飲之皆罔云病愈施捨無數遂起逆謀事發逃竄捕訪擒獲斬之于市并其黨十餘人

出朝野僉載

郭純

東海孝子郭純喪母每哭則羣鳥大集使檢有實旌表門閭後訊乃是孝子每哭即撒餅于地羣鳥爭來食之其後數如此鳥聞哭聲以為度莫不競湊非有靈也

出朝野僉載

王燧

河東孝子王燧家猫犬互乳其子州縣上言遂蒙旌表乃是猫犬同肯產子取猫兒置犬窠中取犬子置猫窠內飲慣其乳遂以為常殆不可以異論也自知連理木合歡瓜麥分歧禾同穗觸類而長寔繁其徒並是人作不足怪焉

出朝野僉載

唐同泰

唐同泰于洛水得白石紫文云聖母臨水永昌帝業進之授五品果毅置永昌縣乃是將石鑿作字以紫石末和藥嵌之後并州文水縣于谷中得一石還如此有武興字改文水為武興縣自是往往作之後知其偽不復採用乃止

出朝野僉載

胡延慶

襄州胡延慶得一龜以丹漆書其腹曰天子萬萬年以進之鳳閣侍郎李昭德以刀刮之並盡奏請付法則天曰此非惡心也捨而不問

出朝野僉載

朱前疑

則天好禳祥拾遺朱前疑說夢云則天頭白更黑齒落更生即授都官郎中司刑寺繫三百餘人秋分後無計可作乃于內獄外羅牆角邊作聖人跡長五尺至夜半眾人一時大叫內使推

問對云昨夜有聖人見身長三丈面作金色云汝等並冤枉不須憂慮天子萬年即有恩赦放汝把火照視見有巨跡即大赦天下改為大足元年

出唐國史

寧王

寧王嘗獵于鄆縣界搜林忽見草中一櫃扁鑰甚固命發視之乃一少女也詢其所自女言姓莫氏父亦曾仕昨夜遇一火賊賊中二人是僧因劫其至此舍嘔上訴治態橫生王驚悅之遂載以後乘耑方生獲一熊置櫃中如舊鎖之值上方求極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即日表上之且具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府奏鄆縣食店有僧二人以萬錢獨賃房一日夜言作法事唯昇一櫃入店中夜深膈膊有聲店主怪日出不啓門視之有熊衝人走去二僧已死體骨悉露上知之大笑書報寧王大

哥善能處置此僧也莫氏能為新聲當昔號莫才人

出西陽雜俎

安祿山

玄宗幸愛安祿山呼祿山為子嘗于便殿與楊妃同宴坐祿山每就見不拜玄宗而拜楊妃因顧問曰此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何在也祿山對云臣胡家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故也笑而捨之祿山豐肥大腹帝嘗問曰此胡腹中何物其大乃爾祿山應聲對曰臣腹中更無他物唯赤心耳以其言誠而益親善之

出開天傳信記

白鐵余

白鐵余者延州嵇胡也左道惑眾先于深山中埋一銅佛像栢樹之下經數年草生其上詒鄉人曰吾昨夜山下過見有佛光於是卜日設齋以出聖佛及期集數百人命于非所藏處斲不

得則詭曰諸人不至誠布施佛不可見是日男女爭施捨百餘萬即于埋處斲之得其銅像鄉人以為聖人遠近相傳莫不欲見宣言曰見聖佛者百病即愈余遂左計數百里老小士女皆就之乃以紺紫紅緋黃綾為袋數十重盛佛像人來觀者去其一重一回布施獲千萬乃見其像如此矯偽一二年鄉人歸伏遂作亂自稱光王署置官屬設長吏為患數年命將軍程務挺討斬之

出朝野僉載

李慶遠

中郎李慶遠狡詐輕險初事皇太子頗得出入暫昔出外即恃威權宰相以下咸謂之要人宰執方食即來諸人命坐即遣一人門外急喚云殿下見召匆忙吐飯而去諸司皆如此計請謁囑事賣官鬻獄所求必遂焉東宮後稍稍疎之仍潛入仗內食

侍官之飯晚出外腹痛大作猶詐云太子賜瓜啗之太多以致斯疾須臾霍亂吐出衛士所食麤米飯及黃臭韭菹狼藉凡是小人得寵多為此狀也

出朝野僉載

劉玄佐

汴州相國寺言佛有汗流節度使劉玄佐遽命駕自持金帛以施日中其妻亦至明日復起齋場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唯恐輸貨不及因令官為簿書以籍所入十日乃閉寺曰佛汗止矣得錢巨萬以贍軍資

出國史補

張祜

進士崔涯張祜下第後多游江淮常嗜酒侮謔嘗或乘其飲興即自稱豪俠二子好尚既同相與甚洽崔嘗作俠士詩云太行嶺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鐵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門便與

妻兒別由是往往傳于人口曰崔張真俠士也是此人多設酒
饌待之得以互相推許後張以詩上鹽鐵使授其子漕渠小職
得堰名冬瓜或戲之曰賢郎不宜作此職張曰冬瓜合出祐子
戲者相與大哂歲餘薄有資力一夕有非常人粧束甚武腰劍
手囊囊中貯一物流血殷于外入門謂曰此非張俠士居也曰
然揖客甚謹既坐客曰有一讐人之恨十年矣今夜獲之喜不
能已因指囊曰此其首也問張曰有酒店否命酒飲之飲訖曰
去此三四里有一義士予欲報之若濟此夕則平生恩讐畢矣
聞公氣義能假予十萬緡否立欲酌之是予願畢此後赴蹈湯
火誓無所憚張深喜其說且不吝嗇即傾囊燭下籌其練素中
品之物量而與焉客曰快哉無所恨也遂留囊首而去期以卻
回既去及其不至五鼓絕聲杳無踪跡又慮囊首彰露以為已

累客且不來計無所出乃遣家人開囊視之乃豕首也由是豪

俠之氣頓衰矣

出桂苑叢談

大安寺

唐懿宗用文理天下海內晏清多變服私游寺觀民間有奸猾
者聞大安國寺有江淮進奏官寄吳綾千匹在院於是暗集其
羣就內選一人肖上之狀者衣上私行之服多以龍腦諸香薰
裛引二小僕潛入寄綾之院其皆有丐者一二人至假服者
遺之而去逡巡諸色丐求之人接跡而至給之不暇假服者謂
院僧曰院中有何物可借之僧未諾間小僕擲眼向僧僧驚駭
曰櫃內有人寄綾千匹唯命是聽於是啓櫃罄而給之小僕謂
僧曰來日早于朝門相覓可奉引入內所酌不輕假服者遂跨
衛而去僧自是經日訪于內門杳無所見方知羣丐並是好人

之黨焉出玉堂
間話

王使君

王凝侍郎案察長沙日有新授柳州刺史王某者不知何許人將赴所任抵于湘川謁凝凝召預宴于賓佐王啓凝云某是侍郎諸從子姪合受拜凝遽問云既是吾族小名何也荅曰名通郎凝乃謂左右曰促召郎君來遂巡其子至凝詰曰家籍中有通郎者乎其子沉思少頃乃曰有之合是兄矣凝始命邀王君則受以從姪之禮因從容問云前任何官荅曰昨罷職北海鹽院旋有此授凝聞之不悅既退凝復召其子謂曰適來王君資歷頗雜的非吾之枝葉也遽徵屬籍尋其派乃有通郎已于某年某日物化矣凝觀之怒翌日廳內備饌招之王君望凝欲屈膝忽被二壯士挾而扶之鞠躬不得凝前語曰使君非吾宗也

昨日誤受君之拜今謹奉還遂拜之如其數訖二壯士退乃余坐與餐復謂之曰當今清平之代此後不可更亂入人家也在庭吏卒悉笑王君慚赧飲食爲之不下斯須踈踏而出山南楚
新聞

劉崇龜

劉崇龜以清儉自居甚招物論嘗召同列餐苦賈饌饌朝士有知其矯乃潛問小蒼頭曰僕射晨餐何物蒼頭寔對食潑生朝中聞而哂之及鎮番方京國親之貧乏者俟其濡救但畫荔枝圖自作賦以遺之後卒于嶺表歸葬經渚宮家人鬻海珍珠翠于市爲當昔所鄙出北夢
瑣言

李延召

王蜀將王宗儔帥南梁日聚糧屯師日興工役鑿山刊木畧不暫停運粟泛舟軍人告倦岷峨之人酷好釋氏軍中皆右執函

器左乘佛書誦習之聲混于刁斗昔有健卒李延召繼年役于
三泉黑水以來採斫材木力竭形枯不任其事遂設詐陳狀云
近者得見諸佛如來乘輿跨象出入巖崖之中飛昇松栢之上
如是之報甚頻其雖在戎門早歸釋教以其課誦至誠是有如
此感應今乞蠲兵籍截足事佛俾將來希証無上之果宗儔判
曰雖居兵籍心在佛門修心于行伍之間達理于幻泡之外歸
心而依佛氏截足以事空王壯哉貌貅何太猛利大願難阻真
誠可嘉准狀付本軍除落名氏仍差虞候監截一足訖送真元
寺收管灑掃焚修比欲矯妄免其役及臨斷足者則怖懼益切
於是遷延十餘日哀號宛轉避其鋒鉞宗儔聞之大笑而不罪

馬出玉堂
間話

成都丐者

成都有丐者詐稱落泊衣冠弊服繼縷常巡成都市廛見人即
展手希一文云失墜文書求官不遂人皆哀之為其言語悲嘶
形容顛顛居于早遷橋側後有勢家于所居旁起園亭欲廣其
池館遂強買之及避其圭竇則見兩間大屋皆滿貯散錢計數
千萬鄰里莫有知者成都人一槩呼求事官人為乞措大出朝
載

薛氏子

有薛氏二子野居伊闕先世嘗典大郡資用甚豐一日木陰初
盛清和屆候偶有叩扉者啓關視之則一道士也草履雪髯氣
質清古曰半途病渴幸分一盃漿二子延入賓位雅談高論深
味道腴又曰某非渴漿者杖藜過此氣色甚佳自此東南百步
有五松虬偃在疆內否曰某之良田也道士愈喜因屏人曰此

太平廣記 卷三百五
下有黃金百斤寶劍二口其氣隱隱浮張翼間張翼洛之分野
其尋之久矣黃金可以分贈親屬甚困者其龍泉自佩當位極
人臣某亦請其一効斬魔之術二子大驚異道士曰命家僮役
客輩悉具畚鍤候擇日發土則可以目驗矣然若無術以制則
逃匿黃壤不復能追今俟良宵剪方為壇用法水嚙之不能遁
矣且戒僮僕無得泄者問其結壇所須曰徽纒三百尺赤黑索
也隨方色絲縑素甚多洎几案爐香裊褥之具且曰某非利財
者假以為法又用祭膳十座酒茗隨之器皿須以中金者二子
則竭力經營尚有所缺貸于親友又言某善點化之術視金銀
如糞土常以濟人之急為務今有囊篋寓太微宮欲以暫寄二
子許諾即召人負荷而至巨笈有四重不可勝緘鑄甚嚴祈託
以寄旋至吉日因大設法具于五松間命二子拜祝訖亟令返

居閉門以俟且戒無得窺隙某當效景純散髮銜劍之術脫為
人窺則禍立至俟行法畢當舉火相召可率僮僕備畚鍤來及
夜而發之冀得靜觀至寶也二子依所教自夜分危坐專望燭
光杳不見舉不得已闢戶覘之默絕影響步至樹下則擲盃覆
器飲食狼籍絲縷器皿悉已携去輪蹄之跡錯于其所疑用徽
纏束固以遁因發所寄之笈瓦礫實中自此家產甚困失信于
人驚愕憂慙默不得訴

出唐國史

秦中子

秦川富室少年有能規利者藏鏹巨萬一日逮夜有投書于其
戶者僕執以進少年啓封則蒲紙加蠟味墨斜翰為其先考所
遺者曰汝之獲利吾之冥助也今將有大禍然吾已請于陰隙
矣汝及朔旦宜齋躬潔服出于春明門外逆旅備縑帛隨其年

三十有五俟夜分往灞水橋步及石岸見黃衣者即置于前禮
祝而退災當可免或無所遇即挈縑以歸急理家事當為竄計
禍不旋踵矣少年捧書大恐合室素服而泣專誌朔旦則捨棄
他事彈冠振衣止于春明門外矜嚴不寐恭俟夜分乃從一僕
乘一馬馳往灞橋唯恐無所覩至則果有一物形質詭怪蓬頭
黃衣交臂束膝負柱而坐俛首以寐少年驚喜捧縑于前祈祝
設拜不敢卻顧疾驅而回返轅相慶以為幸免矣獨有僕夫疑
其不直曾未逾旬復有擲書者僕夫立擒之乃鄰宇之導青襟
者啓其緘札蒲蠟昧墨如初詞曰汝災甚大曩之壽帛禍源未
塞宜更以縑三十五重置河梁其家則狀始末訴于官司詰問
具伏遂寘于法時李常侍叢為萬年令訟牒數年尚在

出史

李全臯

護軍李全臯罷淮海監臨日寓止于開元寺以朝廷艱梗未獲
西歸一旦有小校引一道人云能通爐火之事全臯乃延而禮
之自此與之善一日語及黃白之事道人曰唯某頗能得之可
求一鐵鼎容五六升以上者黃金二十餘兩為母日給水銀藥
物火候足而換之莫窮歲月終而復始李甚喜其說顧囊有金
帶一條可及其數以付道人諸藥既備周火之日後日躬自看
驗居數日微倦乃令家人親愛者守之日數既滿齋沐而後開
視黃金爛然的不虛也李拜而信之三日之內添換有徵一旦
道人來藥爐一切如舊疑駭之際俄經再宿久待訝其不至
不得已啓爐視之不見其金矣事及導引小校代填其金而止
道人絕無踪跡

出桂苑叢談

文處子

有處子姓文不記其名居漢中常游兩蜀侯伯之門以燒煉為業但留意于爐火者咸為所欺有富商李十五郎者積貨甚多為文所惑三年之內家財罄空復為識者所誚追而耻之以至自經又有蜀中大將屯兵漢中者亦為所惑華陽坊有成太尉新造一第未居言其空靜遂求主者賃以燒藥因火發焚其第延及一坊掃地而靜文遂夜遁欲向西取桑林路東趨斜谷以脫其身出門便為猛虎所逐不得西去遂北入王子山谿谷之中其虎隨之不離跬步既窘迫遂攀枝上一樹以帶自縛于喬柯之上其虎遶樹咆哮及曉官司捕逐者及樹下虎乃徐去遂就樹擒之斬于燒藥之所出王氏見聞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三十八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三十九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枝

安祿山

成敬奇

陳少游

裴延齡

薛盈珍

畫鵬

馮道明

杜宣猷

李德裕

韓全誨

蘇循

蘇楷

樂朋龜

孔謙

安祿山

玄宗命皇太子與安祿山相見安祿不拜因奏曰臣胡人不聞國法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曰是儲君朕萬歲後代朕君汝者安祿曰臣愚比者只知有陛下不知有太子左右令拜然觀於拜玄宗嘉其志誠尤憐之出談賓錄

成敬奇

成敬奇有俊才文章立而可就爲大理正與姚崇有姻親崇嘗寢疾敬奇造宅省焉對崇涕泣懷中寘生雀數枚一一持出請崇手執而後放之祝云願令公速愈崇勉強從之敬奇旣去崇惡其諛媚謂其子弟曰此淚從何而來自茲不復接遇

出大唐新語

陳少遊

唐陳少遊檢校職方員外郎充迴紇使檢校官自少遊始也而少遊爲理長于權變昔推幹濟然厚歛財貨交結權右柔除管住觀察使昔中官董秀用事少遊乃宿于里候下直際獨謁之從容曰七郎家中人數幾何每日所費幾何秀曰久忝近職累重又屬昔物騰貴一月須千餘貫少遊曰據此所費俸錢不能足其數此外常須求于人方可取濟倘有輸誠供應者但畱心

元護之固易爲力耳少遊雖不才請以一身獨備七郎之費用每歲願送錢五萬貫今見有大半請卽收受餘到官續送免費心勞慮不亦可乎秀旣踰于所望忻悅頗甚因與之相厚少遊言訖泣曰南方毒瘴深僻但恐不得生還再覩顏色秀遽曰中丞美才不當遠官從容旬日冀竭蹶分昔少遊已納賄于元載于仲武矣秀載內外引薦數日拜宣歙觀察使改浙東觀察使遷淮南節度使十餘年間三總大藩徵求貨易且無虛日歛積財寶累巨萬億視文雅清流之士蔑如也初結元載每歲饋十萬貫後以載漸見忌少遊亦稍踈之及載子伯和貶官揚州少遊外與之深交而陰使人伺其過密以上聞代宗以爲忠待之益厚關播嘗爲少遊賓客盧杞早年與之同在僕固懷恩幙府故驟加其官德宗幸奉天後遂奪包佶財惣八百萬貫復使參

謀溫述送款于李希烈曰濠舒廬等州已令罷壘韜戈捲甲佇候指揮後鑾輿歸京包佶入朝具奏財賦事狀少遊上表以所取財皆是供軍費用今請據數卻納乃重徵管內百姓以進後劉洽收汴州得希烈起居注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慙愧而卒

出談
賓錄

裴延齡

唐裴延齡累轉司農少卿尋以本官權判度支自揣不通食貨之務乃設鈎距召度支老吏與謀以求恩顧乃奏言天下出入錢物新陳相因而常不減六七千萬貫唯在一庫差殊散失莫可知之請于左藏庫中分置別建欠負耗贖等庫及季庫月給納諸色錢物德宗從之但貴欲張名目以惑上聽其實錢物更無增加唯虛費簿書人吏又奏請令京兆府兩稅青苗錢市草

百萬團送苑中宰臣議以爲若市草百萬團則一方百姓自冬歷夏搬運不了又妨奪農務其事得止京西有汧池卑濕處蘆葦叢生焉不過數畝延齡忽奏云廐馬冬月合在槽櫪秣飼夏中卽須有牧放處臣近尋訪得長安咸陽兩縣界有陂地百頃請以爲內廐牧馬之地且去京城十數里德宗信之言于宰臣宰臣堅執云恐必無此及差官閱視悉皆虛妄延齡旣慙且怒又因對別德宗曰朕所居浴堂殿院一楹以年多故致損壞而未能換延齡曰宗廟事重殿楹事輕陛下自有本分錢物德宗驚曰本分錢何名也曰此是經義愚儒常才不足與言陛下正合問臣臣能知之准禮經云天下賦稅分爲三分一分充乾豆一分充賓客一分充君之庖厨乾豆供宗廟也今陛下奉宗廟雖至嚴至豐至厚亦不能用一分財賦也只如鴻臚禮賓諸國

番客至於迴紇馬價用一分錢物尚有贏羨甚多况此下御膳
官厨皆極簡儉所用外以賜百官充俸料餐錢等猶未能盡據
此而言庖厨之用其數尚少皆陛下本分也用修十殿亦不合
疑何況一袂上曰經義如此人未曾言領之而已後因計料造
神龍寺須用長七十尺松木延齡奏云臣近于同州檢得一谷
有數千株皆長七八十尺德宗曰人云開元天寶中近處求覓
五六丈木尚未易得皆須于嵐勝州採造如今何為近處便有
此木延齡對曰賢者珍寶異物皆處處有之但遇聖君卽出今
此木生自關輔蓋為聖君豈開元天寶合得有也延齡既銳情
于苛刻剝下附上為功奏對之際皆恣騁詭怪虛妄他人莫敢
言者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嘗聞上頗欲知外事故特優
遇之

出談
賓錄

薛盈珍

姚南仲為鄭滑節度使嘗監軍薛盈珍怙勢干奪軍政南仲不
從數為盈珍構讒于上上頗疑之後盈珍遣小使程務盈馳表
奏南仲不法讒構頗甚南仲裨將曹文洽嘗奏事赴京師竊知
盈珍表中語文洽私懷怒遂晨夜兼道追務盈至長樂驛及之
與同舍宿中夜殺務盈沉盈珍表于廁中乃自殺日盱驛吏開
門見流血滿地旁得文洽二緘一緘告盈珍罪一緘表理南仲
寃且陳謝殺務盈德宗聞其事頗駭異南仲慮釁深遂入朝初
至上曰盈珍擾卿甚也南仲曰盈珍不擾臣自墮陛下法耳如
盈珍輩所在雖羊杜復生撫百姓御三軍必不成愷悌父母之
政師律善陣之制矣德宗默然久之

出談
賓錄

畫鵬

裴延齡恃恩輕躁同列懼之唯顧少迴不避延齡嘗畫一鴈群
鳥噪之以獻德宗知衆怒益信之出談
貞錄

馮道明

雍陶蜀人也以進士登第後稍薄于親黨其舅雲安劉敬之罷
舉歸三岐素事篇章讓陶不寄書曰山近衡陽雖少鴈水連巴
蜀豈無魚陶得詩愧赧方有狐首之思後爲簡州牧自比之謝
宣城柳吳興也賓至則折挫之闈者亦怠投贄者稀得見忽有
馮道明下第請謁云與員外故舊闈者以道明言啓之及引進
陶呵曰與君昧平生何妨相識道明曰誦員外詩仰員外德詩
集中日得見何乃隔平生也遂吟曰立當青草人先見行近白
蓮魚未知又曰江聲秋入寺雨氣夜侵樓又曰閉門客到常疑
病滿院花開不似貧陶聞吟欣然待道明如曩昔之交君子以

雍君矜持而好媚馮子匪藝而求知其兩違之

出雲溪
友議

杜宣猷

杜宣猷大夫自陶中除宣城中官之力也諸道每歲進闈人所
謂私白者閩爲首焉且多任用以故大闈以下桑梓多係于閩
昔以爲中官藝澤宣猷旣至每寒食節輒散遣將吏荷挈食物
祭于諸闈塚墓所謂灑掃者也故昔號爲敕使看墓出子

李德裕

李德裕鎮揚州監軍使楊欽義追入必爲樞近而德裕致禮皆
不越尋常欽義心銜之一日中堂設宴更無他賓而陳設寶器
圖畫數床皆殊絕一席祇奉亦竭情禮宴罷皆以贈之欽義大
喜過望旬日西行至汴州有詔卻令監淮南欽義卽至具以前
昔所贈歸之德裕笑曰此無所直柰何拒焉悉卻與之欽義心

感數倍後竟作樞密使唐武宗一朝之柄皆欽義所致也幽間鼓吹

韓全誨

唐昭宗以宦官怙權驕恣難制常有誅剪之意宰相崔胤嫉忌尤甚上敕胤凡有密奏當進囊封勿于便殿面奏以是宦官不能知韓全誨等乃訪京城美女數十以進密求宮中陰事天子不之悟胤謀漸洩中官以重賂甘言請藩臣為城社視崔胤皆裂肘因伏臘宴聚則相向流涕辭旨諂會汴人寇同華知崔胤之謀于是韓全誨引禁軍陳兵仗逼帝幸鳳翔他日崔胤與梁祖協謀以誅闈官未久禍亦及之致族絕滅識者歸罪于崔胤先是其季父安潛常謂所親曰滅吾族者必緇兒也緇兒即胤小字河東晉王李克用聞胤所為謂賓佐曰賊為虐者其崔胤乎破國亡家必此人也出北夢瑣言

蘇循

唐末尚書蘇循諂媚苟且梁太祖鄙之他日至并州謁晉王岢張承業方以匡復為意而循忽獻晉王畫敕筆一對承業愈鄙薄之出唐書

蘇楷

昭宗先謚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起居郎蘇楷等駁議請改為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蘇楷者禮部尚書蘇循之子乾寧二年應進士楷人才寢陋兼無德行昭宗惡其濫進率先黜落由是怨望專幸邦國之災其父循奸邪附會無譽于昔故希旨苟進梁祖識其險詖滋不悅大為敬翔李振所鄙梁祖建號詔曰蘇楷高貽休蕭聞禮皆人才寢陋不可鹿汚班行並停見任放歸田里蘇循可令致仕河朔士人目蘇楷為衣冠梟獍出北

夢瑣言

樂劬龜

舊例士子不與內官交遊十軍軍容田令孜擅回天之力疲僖
皇播遷行至洋源百官未集缺人掌誥樂明龜侍郎亦及行在
因謁中尉仍請中外由是薦之充翰林學士張相濟自處士除
起居郎亦出令孜之門皆申中外之敬泊車駕到蜀朝士畢集
一日中尉為宰相開筵學士洎張起居同預焉張公耻于對衆
設拜乃先謁中尉便施謝酒之敬中尉訝之俄而賓至即席坐
定中尉白諸官曰某與起居清濁異流曾蒙中外既慮玷辱何
憚改更今日暗地謝酒即不可張公慙懼交集自此甚為群彥
所薄樂公舉進士初陳啓事謁李昭侍郎自媒云別于九經書
史及老莊行都賦外著八百卷書請垂比試有學問也然于制

誥不甚簡當昔人或未之可也

出北夢瑣言

孔謙

後唐明宗即位之初誅租庸使孔謙歸德軍節度使元行欽鄆
州節度溫韜太子少保段凝汴州勸務辛廷蔚李繼宣等孔謙
魏州孔吏曰莊宗圖霸以供饋軍食謙有力焉既為租庸使曲
事嬖倖奪宰相權專以聚斂為意剝削萬端以犯衆怒伏誅元
行欽為莊宗愛將出入宮禁曾無間隔害明宗之子從景以是
伏誅段凝事梁以奸佞進身至節將末年縮軍權束手歸朝溫
韜凶惡發掘西京陵寢莊宗中興不証其罪厚賂伶官閹人與
段凝皆賜國姓或擁旄鉞明宗採衆議而誅之辛廷蔚開封尹
王瓚之牙將也朱友貞嘗廷蔚依瓚執曲法亂政汴人惡之李
繼宣汴將孟審澄之子亡命歸莊宗劉皇后畜為子嘗官掖之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三十九
間穢聲流聞此四凶帝在藩邸肯惡其為人故皆誅之莊宗皇帝為唐雪耻號為中興而溫韜毀發諸帝陵寢宜加大辟而賜國姓付節旄由是知中興之說謬矣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三十九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四十

諛佞二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趙元楷

閻知微

鄭愔

薛稷

李嶠

李義府

侯思止

盧藏用

趙履溫

張岌

吉頊

宗楚客

崔融

崔湜

用番將

張說

程伯獻

楊國忠

太真妃

李林甫

趙元楷

趙元楷為交河道行軍大總管時候君集為元帥君集馬病顛瘡元楷以指霑其膿而嗅之以諛君集為御史所劾左遷刺史

出談
賓錄

閻知微

唐春官尚書閻知微和默啜司賓丞田歸道為之副焉至牙帳下知微舞蹈宛轉抱默啜靴鼻而嗅之田歸道獨長揖不拜默啜大怒倒懸之經一宿明日將殺之元珍諫大國和親使殺之不祥乃得釋後與知微爭於殿庭言默啜必不和知微堅執以為和默啜果反陷趙定天后乃誅知微九族拜歸道夏官侍郎

出朝
僉載

鄭愔

唐吏部侍郎鄭愔初託附來俊臣俊臣誅即附張易之易之被戮即附韋庶人後附譙王竟被誅

出朝
僉載

薛稷

唐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長史李晉中書令崔湜蕭至忠岑羲等皆外飾忠鯁內藏諂媚脅肩屏氣而舐痔折肢阿附太平公主並騰遷雲路咸自以為得志泰山之安也七月三日家破身戮何異鷓鴣栖于葦苕大風忽起巢折卵壞後之君子可不鑒哉

出朝
僉載

李嶠

唐李嶠少負才華代傳儒學累官成均祭酒吏部尚書三知政事封鄭國公長壽三年則天徵天下銅五十餘萬斤鐵一百三十餘萬斤錢二百七千貫于定鼎門內鑄八稜銅柱高九十尺徑一丈二尺題曰大周萬國述德天樞張革命之功貶皇家之德天樞下置鐵山銅龍負戴獅子麒麟圍繞上有雲蓋蓋上施盤龍以托火珠珠高一丈圍三丈金彩螢煌光侔日月武三思

為其文朝士獻詩者不可勝紀唯嵩詩冠絕當昔詩曰轍跡光
西嶠勳庸紀北燕何如萬國會諷德九門前灼灼臨黃道迢迢
入紫烟仙盤正下露高柱欲承天山類叢雲起珠疑大火懸聲
流塵作劫業固海成田聖澤傾堯酒薰風入舜絃忻逢下生日
還偶上皇年後憲司發嶠附會韋庶人左授滁州別駕後至開
元中詔毀天樞發卒鎔爍彌月不盡洛陽尉李休烈乃賦詩以
詠曰天門街東倒天樞火急先須卸火珠既合一條絲線挽何
勞兩縣索人推先有謠云一條絲線挽天樞言其不久也故休
詩及之庶士莫不諷誦天樞之北韋庶人繼造一臺先此毀折
出大唐新話

李義府

唐李義府狀貌温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陰賊既處權

要欲人附已微忤意旨輒加傾陷故昔人言義府笑中有刀楊
行穎表言義府罪狀制令劉祥道對推其事李勣監焉按有實
長流雋州或作劉祥道破銅山之大賊李義府露布稱混奴婢
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出談賓錄

侯思止

唐侯思止貧窮不能理生業乃依事恒州叅軍高元禮而無賴
詭譎無以踰也昔恒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則天將不利王室
羅織之徒已興矣判司謂思止曰今諸王多被誅戮何不告之
思止因請狀遂告舒王及裴真謀反詔按問並族誅授思止游
擊將軍元禮懼而思媚之引與同坐呼為侯大曰國家用人不
次若言侯大不識字可奏云獬豸亦不識字而能觸邪則天果
曰欲與汝御史人云汝不能識字思止以獬豸對則天大悅即

授焉元禮復教曰聖上知侯大無宅倘以沒官宅見借可拜謝而不受聖上必問所由可奏云諸反逆人宅惡其名不願坐其內果如言則天復大喜恩賞甚優

出談實錄

盧藏用

盧藏用徵拜左拾遺遷吏部侍郎中書舍人歷黃門侍郎兼昭文館學士轉尚書右丞與陳伯玉趙貞固友善隱居之日頗以貞白自銜往來於少室終南二山昔人稱為假隱自登朝奢靡淫縱車服鮮麗趨趨詭佞專事權貴昔議乃表其醜行以阿附

太平公主流隴州

出談實錄

趙履溫

唐趙履溫為司農卿諂事安樂公主氣勢回山海呼吸變霜雪客謂張文成曰趙司農何如人曰猖獗小人心佞而險行僻而

驕折支勢族舐痔權門諂于事上傲于接下猛若虺虎貪如餓狼性愛食人終為人所食為公主奪百姓田園造定昆池言定天子昆明池也用庫錢百萬億斜褰紫衫為公主背挽金犢車險諛皆此類誅逆韋之際上御承天門履溫詐喜舞蹈稱萬歲上令斬之刀劔亂下與男同戮人割一鬻骨肉俱盡

出朝堂僉載

張岌

唐天后昔張岌諂事薛師掌擎黃幟隨薛師後于馬旁伏地于薛師馬鐙侍御史郭霸嘗來俊臣糞穢宋之間捧張易之溺器並偷媚取容寔名教之罪人也

出朝堂僉載

吉頊

天后昔太常博士吉頊父哲易州刺史以贓坐死頊于天津橋南要內史魏王承嗣拜伏稱死罪承嗣問之曰有二妹堪事大

太平廣記 卷二百四十一
王承嗣諾之即以犢車載入三日不語承嗣問其故對曰父犯國法憂之無復聊賴承嗣既幸免其父極刑進項籠馬監俄遷中丞吏部侍郎不以才升二妹請求耳

宗楚客

唐天后內史宗楚客性諂佞昔薛師有嫪毒之寵遂為作傳二卷論薛師之聖從天而降不知何代人也釋迦重出觀音再生期年之間位至內史

出朝野僉載

崔融

唐天后梁王武三思為張易之作傳云是王子晉後身于緱氏山立祠詞人才子佞者為詩以詠之舍人崔融為最後易之赤族佞者並流嶺南

出朝野僉載

崔湜

唐崔杞子湜桓敬懼武三思讒間引湜為耳目湜乃反以桓敬等計潛告三思尋為中書令湜又說三思盡殺五王絕其歸望先是湜為兵部侍郎挹為禮部侍郎父子同為南省副貳有唐以來未之有也上官昭容屢出外湜諂附之玄宗誅蕭至忠後所司奏宮人元氏款稱與湜曾密謀進鳩乃賜湜死年四十初湜與張說有隙說為中書令議者以為說構陷之湜美容儀早有才名第液滌及從兄洺並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之際自比王謝之家謂人曰吾之門地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為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于人故進取不已而不以令終又湜諂事張易之與韋庶人及韋誅復附太平有馮子都童偃之寵妻美并二女並進儲闈得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有榜之曰託庸才于主第進豔婦于春宮

出朝野僉載

用番將

唐元宗初即位用郭元振薛訥又八年而用張嘉貞張說五年而杜暹進又三年蕭嵩進又十二年而李適之進咸以大將直登三事李林甫既懲適之之患遂易舊制請以番人為將欲固其權嘗奏于上曰以陛下雄才兼國家富強而諸番未滅者由文吏為將怯懦不勝武事陛下必欲滅四夷威海內莫若武臣武臣莫若番將番將生而氣雄少養馬上長求陣敵此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將之使其必死則夷狄不足圖也上大悅首用安祿山安祿山有功用哥舒翰有勇用安思順能軍用高仙芝善戰祿山卒為戎首林甫之罪也

出談
賓錄

張說

唐燕國公張說倖佞人也前為并州刺史諂事特進王毛仲餉

致金寶不可勝數後毛仲巡邊會說于天雄軍大宴酒酣恩赦忽降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說拜謝訖便把毛仲手起舞嗅其靴鼻

出朝
堂命載

程伯獻

唐將軍高力士特承玄宗恩寵遭父喪左金吾大將軍程伯獻少府監馮紹正二人直就其喪前被髮而哭甚于已親朝野聞之不勝其笑

出談
賓錄

楊國忠

玄宗謂侍臣曰我欲行一事自古帝王未有也蓋欲傳位于肅宗及制出國忠大懼言語失次歸語楊氏姊妹曰娘子我輩何用更作活計皇太子若監國我與姊妹等即死矣相聚而哭號國入謀于貴妃妃銜土以請其事遂止哥舒翰在潼關或勸請

誅國忠以悅衆心舒翰不聽祿山發范陽每日于帳前歎曰楊國忠頭來何太遲也國忠妻裴柔蜀之大娼也國忠又爲劔南節度勸玄宗入蜀授其所親官布蜀漢

出談實錄

太真妃

太真妃嘗因妬忌有語侵上上怒甚令高力士以輜車載送還其家妃悔恨號泣抽刀剪髮授力士曰珠玉珍異皆上所賜不足充獻唯髮父母所生可達妾意望爲申妾萬一慕戀之誠上得髮揮涕然遂命力士召之歸

出貴妃傳

李林甫

玄宗在東都宮中有怪明日召宰相欲西幸裴稷山西曲江諫曰百姓場圃未畢請候冬間是皆李林甫初拜相竊知上意及罷退佯爲蹇步上問何故脚疾對曰臣非病足願獨奏事乃言

一京陛下東西宮也將欲駕幸何用擇昔設有妨于刈獲獨免過路賦稅臣請宣示有司即日西幸上大悅自此駕幸長安不復東矣旬日耀卿九齡俱罷而牛仙客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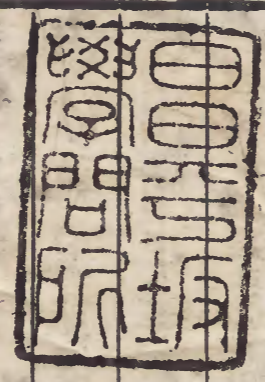
出國史補

又

李林甫居相位一十九年誅鋤海內人望自儲君以下無不累息初開元後姚宋等一二老臣多獻可替否以爭天下大體天下既理上心亦泰張九齡上所拔頗以後進少之九齡尤蹇諤數犯上上怒而逐之上雄才豁達任人不疑晚得林甫養成君欲未嘗有逆耳之言上愛之遂深居高枕以富貴自樂大臣以下罕得對見事無大小責成林甫林甫雖不文而明練吏事慎守綱紀衣冠非常調無進用之門而陰賊忍殺未嘗以愛憎見于容色上左右者雖養人廝養無不賂之故動靜輒知李適之

初入相踈而不密林甫賣之乃曰華山之下有金鑛焉採之可以富國上未知之耳適之善其言他日從容以奏上悅顧問林甫林甫曰臣知之久矣華山陛下本命也王氣所在不可祭之故臣不敢言上遂薄適之因曰自今奏事先與林甫議之無輕脫自是適之束手矣非其所引進皆以罪誅威震海內諫官但持祿養資無敢論事獨補闕杜中猶再上疏翌日被黜為下邳令林甫召諸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之不暇何用多言君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食三品料及其一鳴即黜去雖欲再鳴其可得乎由是諫諍之路絕矣晚年多冤讐懼其報復出廣車僕金吾靜街前驅百步之外居則以磚甃屋以板幘牆家人警衛如禦大敵其自防也如此故事宰臣騎從三五人而已士庶不避于路至是騎從百餘人為左右翼公卿以下趨

避自林甫始也出談實錄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四十

